大乘起信论浅释

马鸣菩萨造

美国万佛圣城宣化上人讲述于1971年

大乘起信论浅释

◎马鸣菩萨造

美国万佛圣城宣化上人讲述于1971年

开经偈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编按：上人于1971年应弟子之请开讲本论，惜未讲完。现就当时所存之录音带整理成文刊出。

* * *

今天讲《大乘起信论》，我先给你们讲讲这一个“大”字。这个“大”，不是有所对待的大；有所对待的大不算大。什么叫有所对待的大呢？譬如对小而言大，对着这个小就说这个大。那么这个大和小，也没有什么定义的。你说这个大，比这个再有大的，那么这个又算小了；你说这个小的，比这个再有更小的，这个又算大了：所以说没有定义。说，现在我明白这个大了，就好像那个中似的；《楞严经》所讲那个中－－南观成北，东看成西－－那个没有个中，所以这也是没有一个大了。

这个中，是由四方显出来一个中，那么这个大呢，可没有一个四面来显出这个大；没有一个面，这祇有两面。你对那个小而言大，对大而言小，没有这个四方的比喻。不错，也是没有定义的，这个大。你说这个大，比这个再有大的，这个就又变成小的了。你说这个大，比这个有更大的，这个又变

成小的了。所以现在这个“大”，《大乘起信论》这个“大”，是没对待的；没有对待，你对大而说大，对小而说小；他也不大也不小，非大非小。

你大乘的人就接受这种大乘法；中乘的人就接受中乘的法；小乘的人就接受小乘的法：这是看人的根性而言的。但是你就是小乘接小乘的法，这个小乘也是大乘，所以叫大乘。你就是中乘的人接受中乘的法，你接受这种中乘的法，也就是大乘。你这大乘的人接受这种大乘法，这更是大乘了。这个大乘是没有对待的，是没有一个比喻的，这是绝大。

什么叫绝大呢？就是最大的，就是那个大的里边的大，再就没有比这个再大的了，这大乘。大乘，有的人说这个大乘，是个好像车似的，一个大车。有的人说，好像一个大船似的，载很多的物。又有的人说这个大乘，就好像一个飞机似的，大的飞机，飞到半空里头去；这个大乘就譬如一个飞机。又有说譬如一个轮船的；有的人说譬如火车；有的人说譬如那个运货的车。这几个说法都可以的，但是这个大乘，也不是飞机，也不是火车，也不是轮船，也不是运货的那个运货车。

那么这是什么呢？这个大乘是个法界的，是个宇宙的。这整个法界就是一个大乘；整个的宇宙就是这个大乘。这个大乘无所不包，无所不运；运一切众生从这个生死的此岸；经过烦恼的中流，而到这个涅槃的彼岸。你说这个乘大不大？这个不是单单运几个人，或者一点东西，这所有世界上一切众生，都在这个大乘里边，载来这儿运输呢！在这个大乘里边，从生死的此岸，经过烦恼中流，度到涅槃的彼岸，所以这个叫大乘。

这个大乘，你要相信它；你要不相信它，它不单不是大乘，连个小乘都没有了。这个决定要相信这个大乘，所以叫“起信”。“起”是生起，也是发起；“信”就是要相信这个法门；“论”，论是论议，就是那么来讲一讲这个道理。

大乘起信论。

“大乘”，以运载为义，就是把这个众生，由这个生死运到涅槃。那么你想得到这种的运载，必须要有信心。你要没有信心呢，虽然有大乘，也对

你没有用处；你要生出信心来，这个大乘才有用处。这个大乘和小乘是不同的。小乘，它是讲四谛、十二因缘；大乘，是要修六度的，是行菩萨道的。你能以修这个六度，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

布施，就度悭贪；持戒，就度毁犯；忍辱就度憍慢；精进就度懈怠；禅定就度散乱；般若就度这个愚痴。修这六度，这就是行大乘法；你不修这个六度，仅仅修十二因缘、四谛法，那就是小乘。我们现在讲这是《大乘起信论》，虽然有大乘，你必须要生起一种信心；你要没有信心，是不能度的。所谓：

信为道源功德母 长养一切诸善根

这一切的善根，都是从信生出来的，长出来的；有这个信，才能行；行又要有愿。所以信愿行，这是修行不可少的。信这个大乘实相的妙理，人人都可以成佛，人人都可以修道的。你要有这种信心。

不要说，这个大乘太大了，我是一个很平凡的人，我不可以修这大乘。这是错了！这大乘，人人都可以修的，所以叫“大乘起信”，要生起这个信心来。你不能怀疑，这个信就是对着怀疑说的；你要有一种怀疑，就得不到利益了。“论”就是论议；议论，讲一讲这个道理。所以，这是这个论的名字。在上个礼拜天，已经讲这《大乘起信论》这个意思讲个大概，现在，再把他重复一下。

马鸣菩萨造

“马鸣菩萨造”：这一部论是谁造的呢？是马鸣菩萨，也就是佛教的一位祖师。这一位菩萨，他说法的时候，众马悲鸣。众马，这一切的马听见他一说法，就都叫起来了。“鸣”，就甚至于都响应他的说法，所以叫马鸣菩萨。又者，这一位法师，他说法的时候，这个马都来听法。这个马在山上，一听见这马鸣菩萨说法，它就都到这儿来随喜这个法会；不单随喜这个法会，而且还都跪那儿听法。这前边写，跪那个地方来听法。因为这个，所以一般人就叫这位菩萨马鸣菩萨。他看见这个佛法，大乘的根性是有，但是人不生出一种信心。因为这个，所以他就造了这一部论。

这一部论在佛教里头，是占着相当的地位，是很有价值的。那么你要能把这一部论读熟了，那么佛所说的这个教理，你就都明白得差不多了。所以这一部论，我们学佛法的人，必须要认真的来研究它。他造这一部论，就是给你我现在这个众生预备的。当初大约这位菩萨造论的时候就知道，等将来到西方，有这个美国；这儿有这一个法会，金山寺这儿第一次就会讲这个《大乘起信论》，所以我赶快把他造好了，将来好到到美国来度那些个美国人。所以，你们现在谁听这一部《大乘起信论》的人，就和马鸣菩萨都会见面了。马鸣菩萨就都和你们，会这个很亲切地来握手，来用手给你们摩顶，加被你们。这是一定是这样子的。

梁天竺三藏法师真谛译

那么马鸣菩萨他造这一部论，是印度文。以后在梁这个时候，在梁武帝的时候，有一位印度的法师，他也通达三藏经律论的。这位法师叫真谛，他翻译这一部经论。我们现在又要多谢这位真谛法师。这真谛法师如果不翻译过来，我们现在，除非会这个梵文的可以讲解，可以懂；要不会梵文的人呢，就不会懂，就不会讲了。所以我们现在又要很多谢这位真谛法师，他来翻译给我们大家。

归命尽十方 最胜业遍知 色无碍自在 救世大悲者

“归命尽十方”：“归命”也就是皈依；皈依我们这个身心性命。“尽十方”：尽十方也就是十方；这十方都尽了。尽了就是所有的十方的诸佛，他都归命。

“最胜业遍知”：这个十方诸佛，他的业是最胜，最殊胜的，和一般的人的业不同的。一般人的业是有善业，有恶业，夹杂着。惟独佛就是最胜业，就是最胜，也就是最善的业。“遍知”：他正遍知；正知又遍知，这也是佛的一个十号之一。

“色无碍自在”：“色”就是佛这个色相。“无碍”，没有障碍。“自在”，怎么会没有障碍呢？因为他自在。那怎么会自在呢？也就因为没有障碍了，所以“色无碍自在”。这个色无碍自在，又可以说是神通变化，妙用

无穷。这也叫“色无碍自在”。那么色要能无碍，有的不能自在，有的自在又不能色无碍。现在，也就是佛，是既然色无碍，而又得到这个自在了。

“救世大悲者”：这个佛，是一个救世者；救世的大悲者。他救度一切世间人，有一种大慈大悲的心。

及彼身体相 法性真如海 无量功德藏 如实修行等

“及彼身体相”：和佛的这个身体，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这我都归命。

“法性真如海”：这个佛，是法性真如的海，好像法性真如的大海一样。

“无量功德藏”：佛，有无量无边那么多的功德。

“如实修行等”：他是真真实实地如实而修，如实而行。这如实修行的等等的这法门。

为欲令众生 除疑舍邪执 起大乘正信 佛种不断故

“为欲令众生”：因为想要使令一切众生--

“除疑舍邪执”：除去这个疑惑；舍弃了他这个邪迷的执着。

“起大乘正信”：生出来一种大乘的正信心。

“佛种不断故”：为什么我造这个论呢？就因为令人生起大乘的信心--大乘的正心、正信，好使令这个佛的种子不会断绝的缘故，所以我这个作这一部论。

这是马鸣菩萨在没有作论之前，先说这一首偈颂来皈依十方无尽三宝，请三宝加被他，令他开大智慧，作出这个论，好上合佛心，下契众机。

论曰。有法能起摩诃衍信根。是故应说。说有五分。云何为五。一者因缘分。二者立义分。三者解释分。四者修行信心分。五者劝修利益分。

这个“论曰”就是《大乘起信论》，就是马鸣菩萨造这一部《大乘起信论》。他说了：

“有法能起摩诃衍信根。是故应说”：他说，有一种佛法；这一种佛法能生起大乘的信根，所以我现在应该说一说这一种的佛法。这是马鸣菩萨他造这一部论。他说为什么我要造这一部论呢？因为一般人都不生起这个大乘的信心来了。我现在造出这一部《大乘起信论》，令所有大乘根性的人见着，听着这一部论的众生，都可以生起这个大乘的信根，所以我现在就应该说了。“说有五分”：那么说这个摩诃衍法；这摩诃衍是梵语，翻译过来就叫大乘。这个大乘的方法又分出来有五分。

“云何为五”：怎么说有五种呢？这五种都是什么呢？现在给你分别解说。第一者就是“因缘分”。要说这一部论的因缘。因为什么因缘要说这个《大乘起信论》？不能无缘无故，没有因缘不能说；一定有一种因缘，这是第一的。

那么有因缘了，第二就是“立义”，又要立出一种的义理来，以什么义理作这种因缘呢？所以立出来义理，立出来甚深的这个义理。这个义理甚深，那么就要解释，所以第三分就是“解释”，就要把他说明白了。那么解释了，明白了，人才能修行；要不明白这个意思，人就不能修行了。所以第四明白了之后，就要“修行信心分”，要修行，要有一种信心。你要没有信心，也不能修行；你单明白了，不生信心，那也不能修行。那么修行又要有信心。第五者就是“劝修利益分”。第五者：你知道修行了，你也有信心了，然后你才能得到这种的利益，所以第五分就是“劝修利益分”：劝一切的人都依照这个方法来修行，修行才能得到这个利益。

> 初说因缘分。问曰。有何因缘而造此论。答曰。是因缘有八种。云何为八。一者因缘总相。所谓为令众生离一切苦得究竟乐。非求世间名利恭敬故。二者为欲解释如来根本之义。令诸众生正解不谬故。三者为令善根成熟众生。于摩诃衍法堪任不退信故。四者为令善根微少众生。修习信心故。

最初，这一开始说“因缘分”，那么就有人问了；有人问了，说有何因缘？有什么因缘而造此论？你作这个论，如果要是没有因缘，你造这么一个

论，这岂不是无病呻吟吗？就是没有病，这么哼哼，没有病就是那么叫，这叫无病呻吟；没有病，故意像做出有病的样子来。那么你做这个论，也没有什么因缘，你造出那么一部论，这岂不是没有事情，你找事情来做吗？岂不是没有问题，你作出来一个问题吗？你或是头上安头吗？所以，这个就问为什么你造这一部论呢？

这是有人问马鸣菩萨。谁问的呢？马鸣菩萨自己问自己。不是你问，也不是我问，也不是他问；马鸣菩萨自己设出来这个问答。他一个人就变成两个人。有一个人问，就有一个人答，这是。说他一个人怎么会变两个人呢？那么你一个人怎么不会变两个人呢？你要知道你怎么不会变两个人，就知道他怎么会变两个人了。

“有何因缘而造此论”，造这一部论呢？“答曰”：这马鸣菩萨问，马鸣菩萨就答了。“答曰”：他说了。“是因缘有八种”：说这个因缘，你不问这个因缘吗？我告诉你先生，或者是大菩萨，或者是居士，或者是魔王啊，就说我告诉你，这个因缘，有八种这么多；不是一种因缘，我造这个论，有八种的因缘。

什么“云何为八”：这又问了，什么叫八种呢？你说一说，我听一听。那马鸣菩萨就说了，第“一者因缘总相”：第一种是因缘的一个总的相，没有分别。其余的七种是这个因缘的别相了。

“所谓为令众生离一切苦”：为什么造这一部论？我这一部论造出来，要有众生学习我这一部论，就会离一切苦，把一切苦都离开了。怎么离开的？学这一部论就离开了嘛！这一部论说得明明白白，怎么可以离苦得乐。“得究竟乐”：得到那个最究竟的乐。离一切苦就离开地狱、饿鬼、畜生这三涂的苦；得究竟乐就得到声闻、缘觉、菩萨、佛这个究竟的快乐。声闻也有快乐，但是他不究竟；缘觉也有快乐，他不究竟；菩萨也有快乐，他不究竟，惟独佛才是究竟快乐。那么现在你学这一部论，就可以直成佛果，绝对没有疑问的，所以这“得究竟乐”。

“非求世间名利恭敬故”：这一种离苦得乐，是造论的目的，造论的希望；可不是我造出这一部论，希望世间人说，喔！他这一部论造得非常好。这个文章写得太好了！啊！这种道理说得太妙了！这一种论，这真可以得到一个博士学位，或者世界第一的论文学位，或者在世界来比赛，他这种的学问是第一了！不是的，不是为这个世间的名，这一个好名；也不是为得到世间的利益，得到什么好处，或者希望人见着这一部论来恭敬我，来供养我：不是为的这个。不是为世间的名利、恭敬、供养这个缘故，而作这个论。

你看！这个马鸣菩萨，他造这个论，不是像现在我写一篇论文，在这个世界上文学的月刊上发表一下，喔！我这一举成名天下知啦！又得到这个诺贝尔的奖金，又得到这个奖金，那个奖金！这个世界第一名，名流的人物啰！不是这个，不是为的这个！这马鸣菩萨作论，不是为的想得到一个什么学位。

“二者为欲解释如来根本之义。令诸众生正解不谬故”：第二的因缘是什么呢？是为的令这个世间上的众生，“解释如来根本之义”，明了佛的这个根本的道理。“令诸众生”，使令一切众生都得到正知正见，破除他的邪知邪见“不谬故”。这个见解不错谬，见解是正当的，不是邪知邪见，尽为自己利益，贪图自私自利，贪图名闻哪，想要得到一个好名，得到人人都赞叹我；不是这个，要破除人的邪知邪见。

“三者为令善根成熟众生。于摩诃衍法堪任不退信故”：第三，是为的使令这个善根成熟的众生，这个人，有的有善根的，有的没有善根的。那么有的有善根的，他离佛法很远；有的没有善根的人，又离佛法很近。这是什么道理呢？这有善根的人，他生了退心，就离佛法远了；没有善根的人，他生了信心了，就离佛法近了。所以你要生退心，有善根也会离佛法远的；你要生信心，没有善根，也会离佛法近的。所以第三者，为令善根成熟的众生，想令这个善根成熟了。

怎么叫成熟呢？这个菩萨教化众生，这没有种善根的人，他令他种善根；已经种善根的人，他令他成熟；已经善根成熟的人，他就令他得到解脱。

所以这个第三者，是为令这个善根成熟的众生，在这个大乘的信，大乘的法，大乘的这种的佛教，“堪任不退信故”。堪可，“任”，就负担这种的责任；“不退信故”，不退他的信心的缘故。

“四者为令善根微少众生修习信心故”：第四者，那么前边有善根的众生，他要成熟了，令他不生退心，不生什么退心呢？不生这个三不退。三不退就是念不退、行不退、位不退。念不退，这个念念是精进，念念求无上道。行不退，修行是精进的，不懈怠。这个位不退，不退到二乘。他修行是大乘的佛教，他不退到二乘上。那么现在第四者的因缘，是为使令这个善根微少的众生，就善根少的，没有善根的人，善根有多少呢？好像一根汗毛那么多。有多微呢？好像一粒微尘那么微，那么少的善根。令那个善根微少的众生，“修习信心故”，修习，生这个大乘的信心的缘故。这是第四种的因缘。

* * *

在今天是释迦牟尼佛的生日，我们现在的人，认为是佛的生日。其实佛没有生日，也没有死日。因为我们众生有执着，所以就执着有一个生日，又有个死日。生日就是佛诞；死的日就说佛入涅槃了。这都是众生的执着相，才有这样的分别；要无所执着呢，每一天都是佛的生日，每一天都是佛入涅槃的日子。你这一天信佛，这一天就是佛的生日；你这一天不信佛了，这就是佛入涅槃的那一日。所以，佛生日和入涅槃的日子是在众生的份上来说的，不是在佛的份上来说的。在今天呢，我们这个道场也是生日，这个道场，今天是道场的生日。为什么呢？我们今天这个门，是第一趟这个法门大开，这不二的法门大开。你看是三个门，但是祇可以走一个门。这不二法门。

这不二法门，你来者就有分，去者也不追。谁来谁有份，谁去谁就没有份。所以，你来，我也不挡着，说不要进来；走，我也不留，说你不要走：没有这个道理。因为这个国家是自由的，所以我们这个门也是自由，来者不拒，往者不追，这是不二法门。那么，以后，那一边那个门永远都不开。就是我们里边的人、外边的人都是走这个门，不走那一边那个门。那一边那个门，我们除非有什么特别事情才用；没有什么特别事情也根本就不用了。就

是外边的人、里边的人都不用那一个门了，这各位都应该记得。

那么到我们这个不二法门，开这个门呢，在外边，向里要推一推，用十分之一的力量，或者百分之一也可以，看你力量大力量小。要是果容这个小姐（安安），她开呢，就要用百分之百的力量或者可以开。我们这个大人呢，祇用百分之一的力量就可以开了。这就看你这个人大小来说。那么你们现在都记得开这边这个门，不要开那一边那个门。那么晚间讲经也是用这个门，白天也是用这个门。我们这个门，晚间十点钟在里边就关上了。外边的人也不能进来；里边的人也不能出去了：这个门，这个法门就紧闭。

那早起呢，五点半钟开这个门，或者五点钟开这个门。他有人愿意来拜佛也可以的。那么现在这个佛堂，这个佛殿一切也都就绪了：拜垫也有了，座凳也有了：什么应用的都有了。再有人多，我们这有那个小凳子，一个人可以坐一个。那么我想这个拜凳还不够，等过这个佛诞之后，果梦还发发心再做多一点。的确现在不够的；你今天就不够用了嘛！

那么再者，你们每逢有法会，每一个人都要记得，我们每一行一定要站四个人的。甚至于人多的时候要站五个人，挤着一点，把人挤瘦一点没有关系。人挤瘦一点，我们这个佛堂就变成肥一点，就可以多吃一个人，这个多装一个人。那么一定要四个人，不能站三个人，也不能站两个人。在后边那个人，看前边那儿有空位，一定要到前边去，不要等着人家让，再到前边去。那每一行先站位置的人，必须要站到里边那个第一个位，不要站到外边的第一个位。因为从外边那儿往里边这儿数，所以这个规矩，大家都应该知道的。

还有，我们以后在这儿吃斋菜的时候，这个厨房现在还没有正式做好；做好的时候，在这个管理厨房的人，要就多做一点工，用这个或者是碗，或者是纸碟啊分出来一份一份的。那么一份不要太多了；你太多或者他吃不了了。那么吃不了，他剩下，再倒在一起；固然说修行不管这个，但是也要讲一点卫生。人这个口水流到那个碟子里，完了再倒在一起给其他人吃；修道的人是没有关系，那有的那个修行还刚一修行，他一看见这个，哎呀！修道的人吃这么邋遢的东西，这不要！不可以修行的，他连道心都退了。所以，

你拨衹可以拨少一点，拨可以差不多少。那么吃得少的人一定会吃得饱；吃得多的人不够呢，可以再去拿第二次。他吃完了，觉得自己吃得多，那么吃完了，他可以再去拿去。

那么，要在以前数一数有多少个人。有一百个人，你就照一百零五份预备；有一百一十个人，你照一百一十五：多预备出来五份。那么有的人吃多的，他可以再拿两份。这么样子就省事了。不要像今天这么样子，有人吃饱了，还有人没吃呢！吃饱的就想要睡觉；没吃饱的呢，就在肚子里打起架来了。肚子里头就打起来了，说：“为什么你不叫我吃？啊？你真是对我这么不好！”就闹这个人了；闹他，自己闹自己了。所以分出来多少份，我们那儿做出来那么一个方子。这个吃的东西，那么一个地方有一百个人做一百份，有两百个人做两百份。这么样子。

所以我们念佛，还是这么一个跟着一个走。第一个，放到那地方，就拿第一个；第二个人拿第二份；第三个人拿第三份。你这么挨着拿；挨着拿，绝对就不会乱了。那么拿到那地方，也就大家一起同吃了。我们要想圆满的方法，不会有前后等着，有差了有一个钟头这么多的时间，这是这个我们将来的办法。

那么今天这头一次，我们开这个法门，来了这么多人。将来我相信这个地方，又过了一年之后，又不够用了；又不够用，我们可以想法子把这个拆了，造一个一百层的building（建筑物），那么多少人都够了。那时候有一百万也够了。是不是啊？这个等机会，将来或者有可能的希望。你们各位，我相信也会有这种希望。你们要都有这种希望，我就不希望了。为什么呢？你们大家已经可以够了。那么你们要不希望，我再来希望。总而言之，你们希望，我就不希望；你们不希望，我就希望！

你再对他们讲一讲，今天晚间还有lecture（讲经），看他们谁愿意参加。那么还参加两次，我们一样欢迎的。还告诉他们，我们每天每天晚间都有讲经，在这个礼拜天，日头也有讲经。然后，在暑假班是什么时候开始，那么谁他们要是愿意参加的；我们这个暑假班的宗旨，是就叫人改恶向善，去他

这个不好的恶劣的习气，要改变他做这个世界上一个最好的人，不要做世界上一个最坏的人。那么谁他们哪一个愿意做世界最好的人，就或者希望将来做世界最高的有道德啊，有名誉啊，或者有地位的人，都可以来参加我们这个改造社会，改变人心的这一个暑假班。我们这是改造人心的一个暑假班。

在我们这儿，还有一些工作还没做完呢，谁要欢喜来做工的，那么也是特别欢迎。那么还有，他们的亲戚朋友，谁愿意参加这个暑假班，他们也可以介绍。

还有我们这个《金刚菩提海》这个杂志，他们谁愿意欢喜看，我们这儿也特别欢迎他们看。不过看呢，要恭恭敬敬地看；不要拿着当一般的杂志那么样看。因为这是教人，也就是教人改变他的思想，改变他从邪路，走到这个正当的路途上。这个是真正的想（弟子：……）。

现在这十方诸佛，我都请他给他们证明这件事，不是单单我。那么我请十方诸佛给他们来作证，来certify这个仪式。他们每一个人，都要自己好好地去做自己应做的事情。在佛教里头不可以随便离婚的，他们以后要永远的，这一生永远都不能变更的。

（……）嗯！不可以这样的。因为这个世界怎么会坏的？就是人都不守规矩，所以这个世界就坏了。那么我希望他们两个人呢，是以后都要特别守规矩，不要像那个一般人一样的，要做这个世界上一个最好的领导这个世界的人。

你们现在蛮好的，将来生小孩子一定会孝顺的，一定会做一个伟大的人。那么我们不是就单单你们这一代的问题，这要栽培下一代的，对于国家也好，对于人也好，一定要做世界上最好的一个模范，一个榜样。……他们欢喜这样做吗？……以后不要吵架了，不要fighting, fighting （吵架）的，自己都要有一种忍，不要有fighting，不要给我多添麻烦。我不愿意我的弟子，那么结婚之后常常fighting。

他们有没有那个戒指？这是谁的？你的……OK! 以后自己要好好的做世间的一个最好的榜样。要做一个……做我一个最好的徒弟，来孝顺师父。

（弟子问：……）啊？ＯＫ！他说什么？（弟子：他要孝顺师父。）喔！他说？（弟子：Yeh! 同意了。）OK! 那就这样子就圆满了。那么下去的时候拜佛，谢谢佛了，也不多讲话。

（弟子：拜佛之后，要开始……）就先念那个赞，念完了那歌之后呢，那不“南无增福寿菩萨摩诃萨”？拜三拜就得了。（弟子：好。然后这个讲演是……）啊？怎么？什么讲演？（弟子：师父是不是给讲演，之后？）今天哪？今天完了之后还可以讲一讲，讲一点《大乘起信论》。（弟子：OK! 就这个，也没有什么仪式，然后才开始《大乘起信论》。）嗯？不不，没有什么。拜佛。（弟子：……）

五者为示方便消恶业障善护其心。远离痴慢出邪网故。六者为示修习止观。对治凡夫二乘心过故。七者为示专念方便。生于佛前必定不退信心故。八者为示利益劝修行故。

第五种的因缘，因为要指示这个方便法门，令一切众生容易明白，容易修行，消除这个恶业障。这个恶业障，是障道的因缘。你想要修行，它就障着你；障着你，令你不发心修行。“善护其心”：好好地保护你这个真心，维护你这个真心。“远离痴慢”：远离这个愚痴和这个我慢，贡高我慢。这个愚痴，做出事情来，自己还不知道呢！做错了，自己也不知道。这叫愚痴。“出邪网故”：出去这个邪见网。邪见就好像一个那个网罗似的，捆着你；把你捆着，不容易出去。所以现在作这个《大乘起信论》，就叫你出去这个邪见网这个缘故，这是第五种的因缘。

第六种的因缘呢，“为示修习止观”：因为指示明白你这个修习止观的这个人。“止”就是停止；“观”就是观察。停止而观察。你止；止什么？就止你的妄想。你不打妄想。观什么？就观你的妄想，你把妄想停止了，然后又观察你这个妄想，从什么地方来的？这个妄无自性；这个妄想，没有自己的体性，所以你一观察它，它就没有了。你常止、常观就常生智慧；常生智慧就没有愚痴了，这修习止观。“对治凡夫二乘心过故”：这凡夫和二乘，都有这个妄想的“心过”。这心，尽打妄想，这是心里头的过错。凡夫一

念起贪心，一念起瞋心，一念起痴心，这都是些过错；二乘要修行，要证果，要做自了汉，这都是心的过错。

“七者为示专念方便生于佛前”：第七者为的专念方便，专心来念这个方便法门。“生于佛前”：用这个方便法门生到佛前。什么方便法门呢？就是念佛法门；用这个念佛法门来生到佛前。“必定不退信心故”：决定不退失你这种大乘的菩提信心的缘故。所以这是第七种的因缘。

第八种的因缘呢，“为示利益劝修行故”：为的指示这个有什么利益；你要修行就得到什么好处。劝人修行这个缘故，这种的因缘。有这八种的因缘，所以说这个《大乘起信论》。

> 有如是等因缘。所以造论。问曰。修多罗中具有此法。何须重说。答曰。修多罗中虽有此法。以众生根行不等。受解缘别。所谓如来在世。众生利根。能说之人色心业胜。圆音一演异类等解。则不须论。

“有如是等因缘”：这个马鸣菩萨说，有这八种的因缘，“所以造论”：所以就造出这一部《大乘起信论》。“问曰”：又有一个人又问了。说，“修多罗中”：“修多罗”是梵语，此云叫经。就说经中“具有此法”：说经中有这种的因缘，有这种的法，“何须重说”：何必又再多说一次呢？

“答曰”：这个马鸣菩萨就答这个问者，就说了。说，“修多罗中”：说在这个经中，“虽有此法”：虽然有这种的法，“以众生根行不等”。众生的根性，就是有有智慧的，有有愚痴的，有有善根深厚的，又有有这个业障深重的，所以“根行不等”，不一样。“受解缘别”：他领受明白这个道理，这种因缘，也不同的。

“所谓如来在世”：所说的这个佛在世的时候，“众生利根”：这个众生根性都来得利，都是聪明有智慧的。“能说之人”：能说这个经典这个人。“色心业胜”：这个色有八十种好、三十二相。“心”有大圆镜智、妙观察智、成所做智、平等性智。这三身四智、五眼六通，这个色心业胜，他这个业果殊胜。“圆音一演”：他这个“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你佛

说法，人听着也懂，菩萨听着也懂，那个神听着也懂，鬼听着也懂。啊！那个畜生听着也懂，那个雀鸟听着；他也是给那个雀鸟说法，所以一音演说法。

一音就是圆音；圆音也就是一音。这个“圆音一演”：这个圆满的这种法音，一演说，“异类等解”。“异类”就是不同种类的，不是单单人，就非人类也都明白了。“等解”就是都明白了。“则不须论”：所以，在佛在世的时候就不需要这个导论。

若如来灭后。或有众生能以自力广闻而取解者。或有众生亦以自力少闻而多解者。或有众生无自心力。因于广论而得解者。亦有众生复以广论文多为烦。心乐总持少文。而摄多义能取解者。如是此论。为欲总摄如来广大深法无边义故。应说此论。

那么佛在世，佛说法不需要造论。那么现在佛灭度了，“如来灭后”，“或有众生”：或者有这一类的众生，“能以自力”：能以他自己的力量，“广闻而取解者”：他多多地听；听得多，他就明白这个道理了。“或有众生”：或者有这一类的众生，“亦以自力”：他也用自己的力量，“少闻而多解者”：他听得很少而明白得就很多，这一类的众生。

“或有众生无自智（心）力”：他没有自己的智慧，也没有力量，“因于广论”哪：他得到这广多的这种的论议，“而得解者”：得到这个明白了。“亦有众生”：也有这一类的众生，“复以广论”：用这个广多的论，“文多为烦”：这个论多了，这个文也就很麻烦的，记不清楚了。“心乐总持”：心里好乐这个总持。“少文”：很少的这个文字，“而摄多义”：而其中摄含着多种的义理，“能取解者”：能明白的。

“如是此论”：因为这个，所以这一部《大乘起信论》，“为欲总摄如来”：总摄持这如来所说的这广大深法。“广大深法”：这种的深法，“无边义故”：没有边际这种义理，“应说此论”：所以，就应该说一说，造这一部《大乘起信论》给众生来看。

我给你们说几句，方才讲的是大乘。什么是大乘呢？就是方才讲的就是大乘。你再要问什么是大乘呢？就是没有一个乘，才就是叫大乘；要有一个

乘，那就是变成小乘了！因为没有，所以你说，说不出来小；也说不出来它是大，所以给它起一个假名字，叫一个大。这个大的名字也是假的。那么说，什么是真的呢？什么都是真的。要你明白了，你明白大乘了，就什么都是真的；你没有明白大乘，什么都是假的。你要把大乘明白了之后，那个什么都是中了；又要找那个中道了。你要尽骑着那个大乘跑，一天跑到晚，跑得很辛苦的，也不得休息。那么你要是在这个大乘，你要知道了，找着“中”乘了，这就不辛苦了。

那么说这个中乘，是三乘之一的小乘、中乘、大乘啊。不错！可是我说这个“中”乘，是中道的中，不是中间的中；中道了义，也可以说是中，也可以说是总；是个总乘，总其大乘，总其小乘，总其中乘。啊！把他都总起来。这个乘呢，就是最上乘；最上乘，没有再比他再上了。所以，这又可以叫上上乘，又可以叫总乘，又可以给他起个名字就叫佛乘。那么这个《大乘起信论》，你先要生起这大乘的心，然后才能得到这个总乘。这个总乘，总其小乘啊。

> 已说因缘分。次说立义分。摩诃衍者。总说有二种。云何为二。一者法。二者义。所言法者。谓众生心。是心则摄一切世间法出间法。依于此心显示摩诃衍义。何以故。是心真如相。即示摩诃衍体故。是心生灭因缘相。能示摩诃衍自体相用故。所言义者。则有三种。云何为三。一者体大。谓一切法真如平等不增减故。二者相大。谓如来藏具足无量性功德故。三者用大。能生一切世间出世间善因果故。一切诸佛本所乘故。一切菩萨皆乘此法到如来地故。

方才在讲这个“大乘立义分”，其中很要紧的有三，就是体、相、用。这个体怎么大呢？你不要照这个文上念；念来念去的，人听着也还是不太懂。你要讲，讲那个地方呢，不要讲多了。这个体大，就讲一句就得了。

怎么叫体大呢？不增不减故。因为它没有所增，也没有所减了。这个体既然没有增，那么是最大的了；既然不减，也是最大的了。再没有比它大的了，所以这个体大，你就讲这一个不增不减，这就是体大。

那么，第二这个相大。怎么叫相呢？相者，实相也；实相者，无所不相也，没有所不相。你看！那么它的这个性量，没有边际，没有数量那么多性量的功德。这不“无量性功德故”？为什么说它相大呢？就因为它无量性功德。你不要讲前边那一句，就讲这无量相功德故。所以“无量性功德故”，所以这相大。这个性就无量了，这功德也无量，所以这个相大。

体、相。相就是它那个样子；体就是它那个法体；相就是它法的样子。好像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这个身体不能是说身的样子，祇是说身体。那么那个样子，喔！他说，他那个样子是很美丽的！啊！very handsome，这是他那个样子。你不能说他这个身体very handsome。你说他那个样子very handsome，啊！very beautiful。是不是啊？这就是这个相了。相就是一个样子；体就是那个法体。相也就是那个法的样子。

用就是它有什么用处。有什么用处？这个也就讲这一句就得了。所以讲经，你就看它这个要紧这一句；一句什么呢？这说，“用大。能生一切世间出世间善因果故。”它为什么用这么大呢？就因为它能生长世间的因果，和出世间的因果。这个世间因果和出世间因果，有善因果，有恶因果。这是善因果；这个善因果，所以这用大。讲这体、相、用，因为这个立义，有这体、相、用三大的缘因。所以，要说这个《大乘起信论》。

＊　＊　＊

那么今天，这果逸，她本来尽想逃跑来着。她那个逸也就是有一点跑的性质，就要不做工！但是她看师父在这儿，她也不敢跑。她懂得逸；逸就是跑了。这个今天也不敢跑，所以我就抓她来上阵，先讲一讲这个《大乘起信论》。那么讲的还大致还不错。不过就是因为大约有几个出家的人，有一些个在家人，有一些个研究佛法很久的，有一些个没有研究过；她也不知道谁的这个佛学有多深啊，谁的佛学有多浅，所以心里总有点战战兢兢的这种情形。那么但是还讲得可以。

那么，为什么我叫她这么样讲呢？譬如，每一部经都要等着这个法师来讲过；听过之后才会讲，那是个死法师，不是个活法师。为什么呢？祇会用

死的东西，不会用活的东西。祇会好像那个猫捉老鼠，祇会等着捉死老鼠，不会捉活老鼠。所以，这是没有用的。你一定要学得会捉活老鼠，然后才能会捉活龙，会抓活虎。上山擒虎豹，入海斩蛟龙：到山上去把那虎豹给斩了它，给抓住它；到海里把那个蛟龙，拿出智慧剑，把那个蛟龙也给头给砍掉了它，这才行呢！

* * *

怎么她没有翻译她那个 eat a lot Marijuana（吃很多大麻烟）？她不会 eat Marijuana；她是 eat a lot honey（吃很多蜂蜜）。为什么我知道呢？我看见她那个房里边那个floor（地上）统统都用那个 honey painting（用蜂蜜漆的）！用 honey painting floor，所以如果 honey不是太多了，怎么可以用它来 painting floor？她又说了，她说是那个小孩子到里边去吃，不小心洒到楼板上了；不是 painting（漆）楼板。是因为那小孩子他自己吃，不小心把这个蜜糖都洒到 floor上了，所以变成 floor也用这个蜜糖来 painting！又，他因为他自己一个人在那儿，很孤单的，很孤独的，lonely，所以愿意招兵买马，聚草屯粮，愿意把所有的蚂蚁都到那儿和他做伴去，叫所有的蚂蚁都到他房里去陪着他修行。那是不是这样子，不管了！

（……）什么地方啦？（弟子：讲到解释分。）解释分都讲了？讲到哪个地方？先讲这个第十三个祖师，讲完了你们好做第十三个杂志。讲完这第十三个祖师，再讲这个《大乘起信论》。在本堂出这个《金刚菩提海》，现在到一般人不欢喜的这个数目上；不欢喜这个数目，这是西方人所不愿意说的这个数目。那么不愿意说，我们现在也要说，这个数目是多少呢？就是十三。这个十三，数目是十三。

那么这儿又有一位祖师，也是第十三代祖师。这位祖师就是第十二代祖师西塔光穆禅师的法徒。他接受这光穆禅师的这个心印的妙法。什么叫心印呢？这个心印就是印心，以心印心，心心相印。又叫以心传心，这个法门必须要开悟了之后，才能接受这种的法，才能以心印心。所以在你没有开悟的人，你绝对不会明白这种的法门；就是我讲给你听，你也不会明白。如果你

要明白了的话，那你就是开悟了。那么有这么一个人，就想冒充开悟，假装着开悟了。所以我这么一讲，他说：“喔！是这么一回事！我明白了。”其实怎么样呢？他那儿做梦呢！还在梦里头说梦呢！

这一位祖师叫如宝禅师。如就是如来的如；宝就是三宝的宝。他住在资福寺。这位禅师很少说话的。谁问他佛法，他就说一个字，不说多了。有的时候说多，也是说得很简单。在这位禅师一生的时候，他的母亲就做了一个梦，梦见印度这位达摩祖师，到他家里来了。来干什么呢？给她送一个小孩子来。这个小孩子不说话。那么干什么呢？就在那儿拜佛，和他家里的人谁也都不讲话。于是乎，以后就出世了。那么出世，他家里父亲、母亲就知道这个小孩子一定是会做和尚的，那么一小就把他送到资福寺里出家去了；出家，以后，他就接这个光穆禅师的那个心印妙法。

光穆禅师对他很认识的，所以就传给他法；传给他法，他就在资福寺里做住持。有一天，就有一个和尚就问他，说是：“请问和尚，这个衲僧的急切处是什么？”“衲僧”，就是出家人；这个出家人穿着这破衣服，这叫衲僧。“急切处”，就是他最要紧的地方是什么？你说，这位禅师怎么样答覆他？你们大家都很有智慧，可以替这一位不说话的禅师来做一个答覆，答覆他。那么这位禅师就说了，说是就是你这一问，这就是衲僧的急切处。你现在问的就是衲僧的急切处，因为你要问嘛！这个请法这个人就说：“在我没问之前，和尚，你怎么样说呢？”这个如宝禅师就说了一个字，说什么呢？说：“噫！”就说这一个字。这个噫，噫，就是一个惊叹词，就喔！这么样。噫！

那么又有一天，有一个人又问他，说是诸方，就是各大丛林，都有它的妙用处，我不知道和尚你的家风是怎么样？家风，你的家里这个风气，是怎么样。他说：“饭后三碗茶。”他答覆了，说我的家风没有旁的，就吃完了饭呢，喝三碗茶，这是我的家风。

那么有一天，又有一个学人来问，问他什么呢？说在这个诸方丛林里头，有的这个拈槌，就拿着那个打鼓那个槌子，或者竖拂。拂，就是那个白拂

手拂的那个拂尘。说竖拂，就这么往前一举这个拂。这是什么道理？你说，他说什么？他又说一个字，他说：“哑！”就是那个哑吧的哑。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你们各人去研究这个问题去。

又有一天，他拿起他坐的那个蒲团；拿起他坐那个蒲团，就是打坐的，那个有一个圆的，用棕织的那种蒲团，打坐的，他就拿起来了；拿起来，就对大家讲，说是十方诸佛，一切菩萨和入理的圣人－－入理的圣人，就证得这个理的这种圣贤，就是阿罗汉之类的－－皆从此出啊！说都在这个地方出来了。你们大家看看，讲什么？大家谁也不知道他这是怎么回事。没有话讲，这都变成哑吧了，都哑了；没有人讲，他就把这个蒲团放到地下就坐了，就坐到这个蒲团上。这一些个人也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有一天，他又把这个蒲团顶到头顶上；顶到头顶上，他问大家，说：“你们说，这是怎么回事？”哎！大家也不会讲。完了，他又放下，又坐了，坐下。所以在这个赞颂，他的这几句赞，说得很好。我念了八万大劫的时间，才把这几句偈颂记住，现在我来念给你们听听。

他说，这是谁说的呢？这是虚老说的，说：

资福浓茶 饭后三碗
和尚家风 噫哑沥款
佛圣菩萨 蒲团充满
一齐坐却 是非不管

“资福浓茶”：说这个资福寺这个茶呀，那个浓茶就是 very strong的，那个茶太strong了。“饭后三碗”：吃完饭呢，要喝这三碗茶。你能喝这三碗茶就在这儿入，喝不了这三碗茶就迁单，就走。“和尚家风”，这一位和尚的家风，“噫哑沥款”：就是噫和哑这两个字。沥，就好像水洒到这一切的人头上似的。款就是这个样子。“佛圣菩萨”：佛和圣人，和菩萨。“蒲团塞满”：这个都把他塞到他这个蒲团里头。把佛啊、圣人哪、菩萨都装到这个蒲团里头！“一齐坐却”：不论佛啊，是菩萨，是这个圣人，他都坐下。他坐到这个蒲团上边，也“是非不管”：也不管是，也不管非。因为没

有是、非了，所以他这就不管了。

那么凡夫也这样坐了，就不行了；他可以的。因为他的这种地位和佛、圣人、菩萨都是一样的，所以他敢这么样坐，是非不管。我用了八万大劫的时间念会了，现在我念给你们听，大约这个连八秒钟，你们都不需要，就可以听会。

我们各位在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为什么如宝禅师他可以把佛啊、菩萨、圣人都坐到他的座下？因为这位禅师已经到无人无我的程度上了，所以他可以这样做。如果你我这样做，那就是一定要下地狱的。为什么呢？你对于三宝不恭敬。你没有到无人无我的程度上。

你们记得，我以前讲这个四祖，去见牛头祖师的时候；这个牛头祖师在那儿坐着，这个老虎陪他打坐。老虎给他看门口，就像看门的狗一样。四祖到那个地方，一看见那个老虎，心里就有一点恐惧了。啊！定力就差一点。这个牛头祖师就说他，哎！你还有这个呢！啊？那么四祖就在这个牛头祖师那个座上，就写了一个佛字；写了一个佛字，牛头祖师就不敢在那儿坐了。啊！四祖就说了，说，喔！你还有这个呢！所以，这个差之一点，就不够火候了。

虽然牛头祖师有老虎给他做同参，做伴，在那儿保护着他，还没有到这个资福如宝禅师这种的程度上，所以，这里边的分别就很少很少的，所以方才这个果逸说是我们都把这个佛坐上了。那是不行的，那祇可以如宝禅师；我们还要再修行八万大劫之后，或者可以。

说：“喔！那太长啰！”哎！你想它短，你在一念之中就可以超过八万大劫。一念超过八万劫；八万劫也没有一念那么长。你看看！所以，你们不要以为八万大劫就是很长的。哎！都不要到明天，祇要你有这种定力，可以了。

今天哪，有几个外来的客人，那么可以开一个方便的法门，问问他们哪一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讨论一下。如果我要是没有智慧，答覆不出来，那么你们这一些个有智慧的人，可以替我答覆一下。那个Everyone,

if have interest question, can, what? Turn on? 就这么说，问问他们，他们谁有什么问题没有。

（弟子：Does anybody have any question?）（答：Yes, I was wondering what the ritual walking around in the room…, and some … was. This is my first time to be here. ）他说什么？比他智慧还大？……比他大。（弟子：What we were doing, when we walking around? We were just reciting Buddha's name.）（问：I see. And what was the point by doing that? I don’t understand it.）（弟子： the point by doing what?）(问：reciting the Buddha's name.）（弟子：That's bringing to … ）他说什么？这个不需要翻译，不过知道就行了。我知道你会，可以讲给他听。

（弟子：For one reason, you recite Buddha's name is that if you recite somebody, if you remember somebody, they'll remember you. You know, … if you remember somebody, think about they a lot, they'll think about you a lot. And since there are so many people around, we wouldn't want to get … and …, we won't want to do, so put that line, so we call, we remember Buddha to just make sure that Buddha remembers us.）（问：But why are we walking? …）你给答覆她。（弟子：When we are walking, it's harder to fall into sleep.）站着也一样睡，你站着睡好多次?

这就叫经行。怎么叫经行呢？因为我们在那儿拜佛也拜得时间久了，在那儿念经也念得时间久了，我们不妨在那儿经行，走一走；走一走，这又叫休息，又叫运动。运动，令你这个身体，不是常常在那儿站，它这个血都凝结了；血的凝结，会有半身不遂的病发生。那么你这一走呢，这个身体又活泼起来，不会有任何的毛病发生。这是修行，既然修身又要修心。

念佛呢，就是修心；走路呢，就是修身。修行，就是叫你不要懒惰，就是叫你不要贡高，就是叫你不要我慢，就是叫你没有自己，不要把自己看得

比天、地都大了。本来自己比天地大，但是不可以有这种贡高的思想。不是累得 sleeping（睡），那个血会冻结；那个血冻成冰了，是这个意思。运动。

（弟子问：……）等答覆这个完了之后就散了。还有你本来，你不要想你自己比天地都大。本来你比天地大，我们人比天地大，但是你不能这样想；你有这样想，就是个贡高，就是个我慢，就是一个自己看自己不得了了。喔！我是个总统！你是总统，是大家帮助你做的总统；绝对不是你一个人可以做总统的。所以，不可以有这贡高心。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弟子：somebody else has a question. Someone: I do. Do you think …）（弟子：问他是不是帮助人他的……成长？或者就是在那儿打坐可以开悟。）（弟子：这个问答，问问题和答覆这个问题，这是不是帮助人开悟，就是那个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问题是帮助你们不开悟。那就是我的 answer（回答）。

（问：Are you a …）他说什么？（弟子：就是那个……这是出家人的问题。那么这个（……），我们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和天主教是不同的，我们和地主教也不同的；我们是人主教。头先说方才所以开这个方便法门，我已经告诉你们是方便法门。在这个方便法门里边哪，没有什么法可谈，都是方便法。所以你说开悟也可以；你说不开悟又可以；你说开不开悟都可以。（弟子问：什么方便？这方便是什么）他想什么就是什么。问：One question. I noticed that three Buddhas' statues back over there and right hand's in different position each one. Could you tell me what that means.）（中译：他说那每一个佛像这个手是不同的。这有什么不同，这里边。）

这也是和人一样的。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绝对合理，绝对是平等。因为佛，你不要认为他是佛；佛就是人，人就是佛；佛也就是鬼，鬼也就是佛；佛也就是天，天也就是佛；佛就是修罗，修罗就是佛。这个十法界众生，有地狱、饿鬼、畜生这三恶道；天、人、阿修罗这三善道；那么有阿罗汉、声闻缘觉、菩萨、佛这四圣。这四圣六凡都是可以互相去做的。

佛是人做的；佛不是在天上生出来的，也不是在地下长出来的，是人去修行成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资格可以做佛。祇要你去修行，就可以做佛。绝对，佛没有说是祇可以我做佛，你不能做。没有这个道理！那么祇要你肯修行，就可以成佛；你要不肯修行呢？那你就不能成佛。所以这个佛，不是佛成的佛，是我们自己成的佛。所以这个佛和人，是没有分别的，不过佛是有智慧的，我们众生现在是愚痴的。因为佛有智慧，所以，人人就都要跟他学习；因为我们愚痴，所以就没有人跟我们学习，就是这样子！

已说立义分。次说解释分。解释分有三种。云何为三。一者显示正义。二者对治邪执。三者分别发趣道相。

在前边已经讲说这个立义分这个道理，那么现在再讲说这个解释分。“解释分”，就是把立义再解释明白一点。在这个解释分里又分出来三小科。这个解释分有三，这就是标明了这个解释分有三种。“云何为三”：云何为三呢？这是征问词，征问说，怎么叫有三种呢？

“一者显示正义”：这个第一种就是显示正义。什么叫正义呢？就是这个真如平等的心，这是正义。

“二者对治邪执”：什么是邪执呢？邪就是不正当的执着。那么有两种：第一是我邪执；第二呢，法邪执：执着我，执着法。执着我的人，对我相就看不空；执着法的人，对法相也看不破，所以这叫邪执。

“三者分别发趣道相”：第三者，要分别这种发菩提心，趣向这个无相道果这种的相。这第三种。

显示正义者。依一心法有二种门。云何为二。一者心真如门。二者心生灭门。是二种门皆各总摄一切法。此义云何。以是二门不相离故。

“显示正义者”：显示这个真正的这个义理。“依一心法”：他依照这一种心法；这个心法也叫“法界”，也叫“真如”，也叫“如来藏”。“依一心法。有二种门”：在这一个心法，分别出来有两种门，这是总标，总起来标明了这两种门。“云何为二”：这又征问了，说怎么叫有两种门？

“一者”是“心真如门”：这第一就是心的真如门。这个真如也叫如来藏性，也叫一真法界。“二者心生灭门”：二者是这个心，随这个染缘就生灭，有生灭门。随这个净缘，就是真如门。“是二种门”：这两种门--无论你是真如门、是生灭门，这两种门“各总摄一切法”：那么一切法，都从这个二种门里头总摄着。“总摄”，就是总包括在这一切法。“此义云何”：这个道理是怎么样子呢？

“以是二门不相离故”：因为这虽然说是两种门，但是还是一个。真如和这个生灭他不相离故，不相舍离。那么这个生灭，是依着真如来生存的，也就是在《楞严经》所说的

一念不觉生三细 境界为缘长六粗

在这个，本来是真如，真如什么样子？真如没有一个样子，也没有一个颜色，就是一念的真心。那么本来是本觉，因为生了一念的无明，就变成有这个妄了；有妄就有生灭了。所以虽然生灭，也没有离开这个真如；虽然真如，那么也包括里边有这个生灭。这个生灭和真如不相离故：这两种的门是不相舍离的。那么这个真如是随缘不变。那么常随缘，他常不变；常不变又常随缘。真如也就是如来藏。

这如来藏，可以这样讲，是这个藏（zang-4ㄗㄤˋ）字，可以当一个藏（cang-2ㄘㄤˊ）字讲。藏（cang-2ㄘㄤˊ）就是隐藏起来了；隐藏起来，就是人看不见的。人所看不见的，这叫隐藏起来。什么隐藏起来呢？这个如来隐藏起来。如来怎么样隐藏？隐藏到什么地方去了呢？这个如来啊，隐藏到众生的心里去了，所以才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

为什么有如来的智慧德相？就因为这如来藏在众生的心里。这个心里有一位如来在这儿藏起来，所以也就是如来的心。如来藏，又可以叫如来的心，也可以叫如来的性。这个具足一切的功德，具足一切的智慧。这种功德是无穷无尽，这种智慧也是无穷无尽的。功德和智慧，也就好像这个财宝一样。这个如来藏也就是一个大宝藏。这里边七宝都具足：金、银、琉璃、玻璃、砗磲、赤珠、玛瑙，都在这个如来藏性里头所包含着。所以我们这个心里头

，具足一切的法宝，一切的僧宝，一切的佛宝。所以，叫如来藏。

那么有的时候，你要修行，把这个如来藏性发掘出来。这一位如来他藏不住了，现出来了。这好像我们开矿，得到这个宝藏，得到金矿，得到银矿，得到琉璃的矿，得到啊这个赤珠、玛瑙这种种的矿，得到金刚钻的矿。那么得到这个种种的矿，所以叫如来藏。我们现在讲这个真如，也就属如来藏的别名。这如来藏好像个大矿产似的，我们还没有发掘出来。我们要发掘出来，证得这如来藏性，那时候就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三觉圆，万德备，所以就称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就都现出来了。

那么现在我们为什么没有现出来呢？为什么这个如来藏起来了？就因为我们没有修行，没有用功修行，没有开这个矿；这个矿没有开，所以就有很多这个不干净的东西，在这个矿上边遮盖着，所以就有了生灭了。有了生灭，你要是发现自己这个宝藏，把这种染污的沙泥土都拿到一边去了，那么现出你本有的这个智慧矿，你就证得如来的智慧德相了。

心真如者。即是一法界大总相法门体。所谓心性不生不灭。一切诸法唯依妄念而有差别。若离妄念则无一切境界之相。是故一切法从本已来。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毕竟平等无有变异。不可破坏。唯是一心故名真如。

这个“心真如者”：怎么这个真心又叫真如呢？这个心真如门是怎么一回事呢？“是一法界大总相法门体”：这个心的真如门，就是一法界。这一法界：法界也就是真心；真心也就是法界。这个法界虽大，心量和这个法界是一样大，所以叫“是一法界大总相法门体”；这叫“大总相法门体”。这是法界所有一切的世出世法、一切色法、心法的总相。“总相”，就是一个总括起来，总体相，没有分开，这叫一个总相法门体。这个总相法门体，也就是我们一念的真心，也就是这个真如的体。

“所谓心性”：所说的我们这个心性，“不生不灭”：它也无所生，也无所灭。因为它不生不灭，所以这个体就是个道。“一切诸法唯依妄念而有

差别”：那么这个总相门，没有分别的时候，就是叫大总相门，又叫真如门。那么等这个妄念一有了；一有这个妄念了，“唯依妄念而有差别”。生出这个妄，打了妄想了，就是那个无明了。一有这个无明了，就有了差别了；有差别相了，就不是总相门了。有差别相了，就变成生灭了，有生有灭了。本来是不生不灭的，但是依真起妄，有这个妄念一起来，就有了分别了。本来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这是个大总相门，但是一打了妄想，就有了分别了，有差别了！

“若离心念则无一切境界之相”：要离开我们这个心--真心和这个妄念--离开这两种的话，“则无一切境界之相”，什么也都没有了。我们所看的一切境界，都因为我们心里生出的分别；我们心里要没有分别，这一切相也都没有了。你见这个一切相，就着到这一切相；着到这个一切相，一切相就有了。这因为没有离开心念；你要离开这个心念了呢？到那个本体上，就到那个大总相门上，那种境界呢，就没有了。“则无一切境界之相。”

“是故一切法”：因为这个，所以这一切的法，“从本以来”：从那个根本上来说。从本以来，就是从那个法的根本上来说，是“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呀！言语的道路也断了，心呢，你想要想什么，那也没有了。心行处灭，都灭了，所以才说从本以来，“离言说相”：没有什么可说的。

这一切法，从本以来。这一切法也就是那个大总相门的法。从本以来，从它那个根本那儿来说。离言说相，没有话可说的，因为它是不立文字的。所以又“离名字相”，你名字哪，文句啊，也说不出来的。你有言语相了，就有文字相了；有文字相，就有名句相。现在言语相都离开了，所以这个名字啊，文句啊也都没有了。

名字，你说它叫个什么名？你叫它说，喔！我知道，这是叫真如。真如，那是个假名了。根本那个法的本体没有名字，你起出一个名字，那已经不对了。就到这种境界上，你说你还有什么贪心？有什么瞋心？有什么痴心？啊？什么心也都没有了！你到那法的本体，和这个法界合而为一了，所以离名字相。

“离心缘相”：这个心里，你攀缘：你不要说在外边表现出来攀缘，你心里这个攀缘相都没有了。为什么呢？言语道断了。言语，那个所说话道路没有了，断了。说那哑吧，他是言语道断了？不错！那你就学个哑吧了！你要真能学哑吧，那也就到那法的本体上了。但是，你绝对学不了的。有一天不说话，你憋得啊！觉得我有很多话要和人讲。啊！和谁说呢？要找一个对象了。哈！

* * *

在香港现在有一个慧德；慧德法师，这个是个阿罗汉境界，是个这个独觉的境界。他，以前我想要到暹罗的时候，他不叫我去暹罗，要和我打同参；打同参，住山，打同参去。我说你参悟你的；我参悟我的，怎么可以同参呢？他，完了，喔！是有一点明白了。就这人，我就说你参你的，我参我的，怎么可以同参呢？你参你慧德；我参我安慈，我对他讲，怎么可以同参呢！完了，他明白了；明白了，于是乎不叫我。他叫我去暹罗。

那么他就在香港各处住。住，他天天是坐单；坐单，因为不会用功，他坐得吐血。吐血，所以修行不是说是，哦！我用功就一定成；用功一样有魔障。他用功用功就吐血；吐血，他也用功，他还是用功。他也不受人供养，也不拿钱；到什么地方住，除非你不麻烦他，不去啰唆他，不和他讲话，这么他在那儿住好的，好好地在那儿住。你有一个居士和他一讲话，他就跑了，再就不在这儿住了。或者你有一个居士来供养他，或者拿一盒饼乾哪，或者拿一点钱哪，去供养他。啊！他看都不看就跑了，不在这儿住了。他认为这个就是麻烦了！

那么在大屿山宝莲寺住了几年，又在万丈瀑那儿也住了大约住有一年呢、半年。不知道以后哪一个居士给他添麻烦，他就跑了；我都不知道，他就跑了。因为这个人呢，他真修行，这一些个居士也专一想要供养这个真修行的人。各处找啊，变着方法来找他；找他就要供养他。一找着他，他就跑了；一找着，他就跑了。你看！这才是真正修道的本色呢！不是一天到晚和居士啰啰唆唆的，没有话也挤出来几句话来攀缘；不是的。

他现在在香港东林念佛堂那儿住呢。住啊，吃饭吃人家剩下的饭；人家不吃的饭，哎！他拿来吃。如果不给他这个饭吃，他就不住了，他就走了。那么穿衣服穿得破破烂烂的，住房子住在那么一个小小的小茅棚。他吃完了东西，把门一关，也不和人讲话，一句话也不讲。那真是他言语道断了，真是想装哑吧了；不是像这个假装。他真要哑吧了，真要哑吧了，不讲话的。他说话的声音很小的，好像没有气了似的！大约他不说话的原因，也就因为没有气。他一说话，就好像你要咬到你耳朵上，才可以听见他讲话。

那么不是像你们这一班人，跑到佛堂里大喊大叫，超儿八喊的。说我不叫在佛堂讲话，就专门跑到佛堂里来谈话；专门跑到佛堂里来，哎！这么一见着我，哦！吓得，知道犯规矩了，害怕了，就跑了。这个已经是不守规矩了。那么守规矩的人，你要尊重佛，尊重法，尊重僧，不可以攀缘。

好像这慧德，在香港，这是第一个修行人。还有第二个，就是恒定。这恒定呢，我离开香港这么多年，他也不攀缘，也是一天把门关起来，谁来他也不见，不和人啰唆。那么有他一定的护法，到时候给他送米去，送吃的，送用的东西。这就是言语道断了，不讲话了。说是那会不会饿死？连话都不讲了，还管他饿死干什么？啊？饿死不最好了嘛！说，那我不行。你要行啊，你就是得到真如的本体了。

离心缘相，心里都不攀缘了；不是像那个某某的修行，没有吃饭，打妄想，有人给我送点供养来可不错。啊！这一打妄想，就送来了。这就叫“心缘相”，心里有缘虑，有攀缘思想。

“毕竟平等”：究竟它是平等的；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无有变异”：这个大总相法门体，它是不变的，没有变异的。“不可破坏”：你没有法子破坏它。它根本就无相的，你有什么可破坏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因为它没有相，所以你没有可破坏的。说，我知道，那当然是什么也没有。你要能什么也没有，那也没有人破坏得了你。

“唯是一心故名真如”：就是一个真心，一个真心的本体，所以给他起一个名字，起一个假名字，就叫真如。（……）

那么以后，每逢有 lecture（讲法）的时候，或者有什么法会的时候，找一个（……）发菩萨心的人做修罗，在这个门口那地方。外边现出一个修罗的样子，里边呢，存着一个菩萨的心，那么看着门口，保护我们这个道场。这是很要紧的。那么这什么样的人呢？这个人，面最好很恶的，心里很良善的。你们看你们哪一个能做这个责任，也可以发心，坐也坐到门口那地方。拜佛的时候，在门口那儿也放一个拜凳，在那儿拜。这发菩萨心就是护法菩萨；发修罗的心就是现这个修罗的相，而教化众生。因为现在外边来这些个给我们添麻烦的人，都是一些个修罗的样子，所以你们看看谁可以做这个，那么就发这种菩提心。这是我们护持道场很要紧的一个责任。

那么我前几天讲，说这个左右的问题，今天我看见这个男人都站在这边了。以后我们不要分得太清楚了；分得太清楚了，也很麻烦的，令人打妄想打多一点。啊！又说站对了；那个说，喔！他站错了；那个说，啊！站得不对：那么妄想很多。以后，还是这么分而不分；不分而分，这种的境界是很高的。你要无相即菩提，你没有我相；男不知道是男的，女不知道是女的，能以这个样子，那就是离道很近了。所以，你本来是个男人，说自己是个比丘尼，那你就站到比丘尼一块去啰！你本来是个比丘尼，说我原来是个比丘，那你就站到比丘一起去。没有什么问题。

那么这边呢，这是班首的位置，那么常常要有人站到班首的位置上，好带一带班子，所以这一切法都无有定法。你要是有所执着，说有一定了，那就是个死的了。所以我现在就教给你们，教这个不定法：今天这样子，明天那样子，叫你们不知道是怎么样子好！

以一切言说假名无实。但随妄念不可得故。言真如者。亦无有相。谓言说之极。因言遣言。此真如体无有可遣。以一切法悉皆真故。亦无可立。以一切法皆同如故。当知一切法不可说不可念故。名为真如。

“以一切言说假名无实”：你所能说出来的这个言语，都是没有真实的；要是真实呢，你就说不出。你能说出来的，能用言语来表达出来的，这都

是假的。在《金刚经》上说，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那么在这儿可以这样说，凡所有言皆是虚妄，若见诸言非言，即见如来。因为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你能以触类旁通，你就明白佛法了；你要是，喔！那相是相，言是言呢……相是能看见的，言是看不见的；言是看不见的，也是虚妄的。

你能看见的和看不见的，凡所有有声音的，这都是虚妄的；要无声无嗅，那才是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无声，你听也听不见；无嗅，你闻，它也没有什么味道，这叫无声无嗅。至矣，至到极点了，到极点了。尽矣，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你要能有所加，有所减，那都没有至矣尽矣。

这既无加也无减，这就叫不增不减，也是不生不灭，也是不垢不净的本体，所以才说，“一切言说，假名无实”：都是假名，没有实在的体。

“但随妄念不可得故”：你所说出来的，这都是虚妄的，都不是真如。“不可得故”：啊！你能说出来的，无所得。你说你得个什么？所以说无所得故，都是妄念，都是随妄念而有言说；你要没有妄念，就没有言说了。所以妄念无实体，它没有自己的本体。“言真如者”：就是给它起个名叫真如。这个真如，“亦无有相”：也没有一个相貌。

你说真如是什么样子？是多长啊？是多宽哪？是多高啊？是多矮啊？长短方圆哪？啊？这个真如是个方的，还是个圆的呢？没有。那么这个真如，又有没有什么颜色呢？青黄赤白黑，它是什么颜色呢？也没有的。所以这个真如，既然没有一个形，又没有一个相；没有一个形，没有一个相，你说他这有个什么？所以没有相，真如也没有一个体相在那儿。那么没有一个体相，是不是这个真如也是假的呢？这真如不是个假的；这是个最真的，也是个最如的。那么没有法子给它起一个其他的名字，所以就给它起个名字叫真如。因为没有法不真，没有法不如，所以叫真如。

“言说之极”：这个是言语道的那个极点，就是言语道断了，心行处灭了。“因言遣言”：这个就是因为用这个言语来遣；遣开这个言语，来把这个言语又离开。因为这个言语，又要离开这个言语；遣离开这个言语，这叫

“因言遣言”。“此真如体无有可遣”：唯独到这个真如的这个境界上了，你就没有可遣了。遣无可遣。你离无可离；遣无可遣，所以，这个它是真的，你破坏不了的，不可破坏的。它也不变易的。

“以一切法悉皆真故”：这为什么遣无可遣呢？为什么不能破坏呢？因为这一切的法，都到这个境界上，就到最真的那种境界上了。“亦无可立”：那么说是它真，是不是还有一个可建立的东西在这儿呢？也没有。亦无可立，没有什么可以建立的，就令你知道的，所以这“亦无可立”。

“以一切法皆（同）如故”：这个前边这个真，是无可遣的。这个如呢，是没有可立的，因为它本来就是如。如，如是什么呢？如就是，就是这样子。什么样子呢？就是这个如的样子，没有再可以给它加加减减哪，生生死死啊，垢垢净净的这些个问题，所以“亦无可立”。以一切法皆同如故，因为这一切法那个本体都是如的，如如不动。这个如就是个寂，寂然不动的样子。“当知一切法不可说不可念”哪：你应该知道这一切的法，“不可说”，说不出来。“不可念”，你也不可以用妄想来想念它。“故名为真如”：所以，没有法子给它起一个旁的名字，祇可以给它起个名字，就叫“真如”。

问曰。若如是义者。诸众生等云何随顺而能得入。答曰。若知一切法虽说无有能说可说。虽念亦无能念可念。是名随顺。若离于念名为得入。复次真如者。依言说分别有二种义。云何为二。一者如实空。以能究竟显实故。二者如实不空。以有自体具足无漏性功德故。

前边因为恐怕人执着，说一切法都是空，怎么还有个真如呢？所以在这个论上就说，连真如也是没有的，不过假名而已。这就是叫你这个人，学佛法的人离一切相。你能离开一切相，即一切法；你要不能离一切相呢，你就不明白一切法。你离开一切相，这就是一切法；一切法都是无相的，也无名的，就虽然有个名，你不要又执着这个名，来追究这个名了。这个名，名者是实之归也。那个名是显那个实体的，不是那个名就是实体。所以，你不要拿那个名，就是当那个体了。

好像你这个人，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名字。这个名字，你可以写信写你这个名字，到千里万里，从这个国家飞到那个国家，寄到那个国家去，用信寄去了。你这个名到那个地方去了，但是你这个体；你这个身体没有去，那祇是一个名字。你一定要这个身体去了，那才是这个名的本体来了。你要那个人没有去，你就寄一个名字去，人祇知道你祇是个名字而已。这个真如也是这个样子。这个真如就是那个本体，那个自性的一个代名词，所以你不要在这个代名词上再来用功夫。

好像，譬如举个例子来说，我们这儿“果前”是个名字，寄信写到台湾去了。看着这个名字，这祇是知道有这么个人，不能说，看着这两个字，喔！这个人就是这样子，就是这个两个字这样子。那就错了！那个人还有一个人的样子，所以这个佛法的本体，这个法还有法的样子。那法的样子没有法子说得出来，所以，就用这个真如，来代表它的这个自性的本体，所以呢，才要这个即名离名，无可破坏，也不能建立。既然因为没有一个可破坏的，也没有一个可建立的，所以这是永远存在的。

“问曰”：就问了，说“若如是义者”：说这个意思要是这样子的话。“诸众生等”：这所有的一切众生。“云何随顺而能得入”：得怎么样子来学习。“随”就是随顺，就是随着学习，顺着它这个道理去修行。“而能得入”：才能得入这个真如的里边去呢？这儿问了。

“答曰”：这答覆他就说了。“若知一切法虽说无有能说可说”：你要能知道这一切的法；这一切法就是世法出世法，色法心法，这一切法。这一切法就包括色法心法：色法就是有形的，心法是无形的。那么这有形无形的，你要能知道，“虽说无有能说”，虽然说法，可是没有一个能说的法，没有一个能说的这个人。“可说”，也没有一个可说的法。“虽念亦无能念可念”：虽然有一个念，但是也没有一个能念，也没有一个可念。“能念可念”，这都是妄念，不是真念，所以，也没有可念。“是名随顺”：这个跟着这个佛法来学。

所以你们学佛法的人哪，不要以为，喔！我学佛法！这也没有得到什么。你想得到什么？你得到的都是邋遢东西；你得不到的，那才是清净本呢！你能得到；你能得到又有什么用？说，那我得不到又有什么用呢？你为什么要有用啊？有用和没有用都是一样的嘛！不过人呢，都是在这个没有事情，要来找一种事情来干一干。无事找事，就是没有问题要作出来一个问题了。本来你能离念了，那个生死就了了。但是你这个念不能离，这生死就不能了啊！生死不能了，就尽打妄想。啊！这个念，越念越多，越多越要念。能以离这个念了，这就是学随顺能得入了。“若离于念”：你要能离开这个念了，“名为得入”。你要离开你这个念了，这就得入了。好像这个小孩子，他也没有离念呢；他要离开念呢，就飞上来。但是他不能离念呢，上也上不来。

“复次”：再给你说一遍，“此真如者”：这个所说的这个真如。“依言说分别有二种义”：讲这个真如，要依照这个言说来讲，有两种的意义，有两种的意思。“云何为二”呢？怎么样叫两种呢？“一者如实空”：第一的就如实空，真好像空似的，实实在在好像空似的。实实在在的好像空，为什么呢？“以能究竟显实故”：怎么说实空呢？它是究竟能显出这个实体来；能显出这个实体，所以是实空。但是显出实体来，这个真实的东西没有形象的，法的本体那个妙处，你看不见的。

“二者如实不空”：第二，是实实在在的，它不空。为什么呢？“以有自体具足无漏性功德故”：它因为它有这个自体，但是你可也看不见。它能具足这个无漏，这无漏性功德故。无漏就是没有这个无明了；没有这个无明就没有漏。你有无明，就有漏。什么叫有无明呢？就是你这个脾气。你这个脾气，那就是个大无明。你这个烦恼有小小的，那个心里很烦闷的，那是个小无明。这个大无明和小无明，这就叫有漏。有漏，它就自性没有功德了；你要是无漏了，自性就具足一切功德。一切功德法财，什么都在这个真如里边具足的。所以呢，有漏就没有性功德；无漏，性功德圆满了。

那么学佛法的人学什么呢？就是学什么也没有。你要有一点什么，就有挂碍了；你要什么也没有了，就没有挂碍了。你有一个房子，那你就有一个房子的挂碍。你有一块地，就有一快地的挂碍。你有一件好的衣服，啊！这

是狐狸皮的；这是貂皮的。啊！这是最名贵的一个皮衣服。啊！你放不下了。不像这个果速的妈妈，有一件皮衣服，她送到佛堂来，想要放下了。啊！放下，又有一点放不下，所以她叫果速给她寄回去。你看！放下，放不下，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件衣服。

这个衣服是苏联的那耗子的皮，那个在树上跑的那个老鼠的皮。那么这个老鼠，因为以前就欢喜穿人的皮，穿其他的皮，现在这个老鼠自己的皮也要被人家穿。所以，你有什么就有什么麻烦；你没有什么就得到清净了。我们学佛法的人，就是要学什么也没有了：也没有无明，也没有烦恼，也没有忌妒，也没有障碍，也没有贪心，也没有瞋心，也没有痴心了：这贪瞋痴的心要没有的。你所有的就是属于贪瞋痴；你什么也没有了就没有贪瞋痴了。

所以在禅宗里头讲，说去年穷，还有立锥之地。这个锥子可以立起来这么一个地方。去年穷，还有立锥之地；今年穷呢，锥也无，连这个锥子都没有。连锥子都没有了，所以也不需要地方来立了。连这个锥子都没有了，所以，你看！这穷到极点了吧？这穷到极点，这是真正的富贵。你好像人哪，在这个世界上，说这是我的，那是我的。啊！房子也是我的，地也是我的，眼睛闭上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等到眼睛闭上，你再知道没有，那就晚了。这眼睛闭的时候，就是死的时候，不是说睡觉把眼睛闭上。那个睡觉把眼睛闭上，睡觉也就是一个小死；那个眼睛睁不开，常常闭着，那是一个大死了。

那么睡觉的时候，你想一想房子也忘了，地也忘了，好衣服也忘了，什么都忘了；睡着了，什么都不知道了。啊！这房子被火烧了，也不知道；地被水给冲去了，也不知道。啊！衣服被贼给偷去了，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呢？睡着了啊！等醒的时候，啊！房子也没有了，地也没有了。啊！这衣服也被人偷去了！这烦恼就来了。唉呀！我，啧！怎么都没有了？啊？为什么有烦恼？就因为你有。你要根本就什么也没有，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所以，你要想没有烦恼，就要学什么也没有。所谓这个去年穷，还有立锥之地，那还有一点执着，今年穷呢，锥也无，一点执着都没有了。啊！这真是自由。这真是啊，无挂无碍！你不要自己就说，喔，我今年呢，连锥子

也没有了。你要有这么一个念头，那你又有了。锥也无，根本就是无念了；你要有念，就是有相；你有相，就是有烦恼，就是有坏；有坏的时候就有烦恼。所以，我们学佛就是要学无相；无相即菩提。

什么叫菩提？无相嘛！没有我，没有人，没有众生，没有寿者。你看！这多妙啊！这个境界你要得到了，啊！那什么烦恼也没有了！但是可惜你没能随顺。没能随顺，所以就而不得入；你要能随顺这个方法了，就得入了。得入，入个什么？什么也没有。你要能什么也没有，那还有什么烦恼？你自己想想看。

有人听我讲经，讲的无人、无我、无众生、无寿者，他就说了，我无我，我也无人哪，我也无众生，我也无寿者啊！你怎么样知道的？你怎么样知道的你没有我了？怎么样你又知道的你没有人了？你要没有我，怎么会知道没有我？你要没有人，又怎么会知道没有人？你要没有寿者，没有众生了，你怎么会知道的？你这一个知道，已经是有了嘛！你一说你没有，你已经在这儿了？这岂不是自己骗自己呢？所以，听法，学法，你要会用法；不是说，喔！听着这个好，我就是这个。喔！听这个阿弥陀佛好，喔！我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又是谁？你听释迦牟尼佛好，啊！我就是释迦牟尼佛。

你怎么不说你是地狱那个饿鬼呢？因为他不好。所以，人执着好（hao-4）好（hao-3）这个心呢，真是最坏的东西！修行，在这个地方要用功夫的。今天，有一个人就打了妄想，说，我以后，我就说我是鬼。too late（太晚了）！哈……！

> 所言空者。从本已来一切染法不相应故。谓离一切法差别之相。以无虚妄心念故。当知真如自性。非有相。非无相。非非有相。非非无相。非有无俱相。非一相。非异相。非非一相。非非异相。非一异俱相。乃至总说。依一切众生以有妄心念念分别。皆不相应故。说为空。若离妄心实无可空故。

在前边所说的这个“如实不空”，因为它这个自体具足有无漏的性功德故。那么现在是说这空，“所言空者”：所说这个空是空无一物。“从本已

来”：它从根本那儿到现在，“一切染法不相应故”：这个空，它和一切染污法不相合，不合作。“不相应”就是不合作。怎么叫不合作呢？有空就没有染污；有染污就没有空，就不是空。所以说这个空者，所说这个空，这是空一切染污法。它和这个染污法不相应。“谓离一切法差别之相”：这一切法有差别之相，都是色法。这色法，它不是空的。那么这空呢，就离开这一切的这个染污法，也就是色法。“差别之相”：这些个分别的相，它根本就没有相。怎么又会有分别呢？所以，要离开这一切的色法，那“差别之相”。

“以无虚妄心念故”：在这个空－－真空无人我，大道无形相；那个真空，人也没有了，我也没有了。不但人我没有了，连那个法也没有了。什么法没有了呢？这一切有相的法都没有了，都空了，也没有这个妄念了。你要有这个虚妄的心念，那也是没空呢；现在把虚妄的心念都没有了。这个时候，也就是这个言语的道路也断了，心行的地方也灭了，所以这空了。

“当知真如自性”：你应该知道这个真如自性，什么样子呢？现在跟你讲了，“非有相”：不是有形相的。“非无相”：又不是没有形相的。你说，这是个什么？你说它有，它又没有；说它没有，它又有。在这个有无中间，因为什么呢？你要是说它有相，这就落了增益谤了。增益，就增加的这个毁谤；你要有，有就有多少？越有越多。说，我有一个；有一个就可以有两个；有两个就可以有三个；有三个就有四个。那么你说这个真如自性，它有多少个？有多少个？那么你说不出来，所以这“非有相”。

又“非无相”，你要说它没有；没有，怎么又有这个真如的名字呢？没有，它连个名字都应该没有啊！所以，你要说无相，这又落了一种谤，毁谤的谤。什么谤呢？这叫减损谤；那个是增益谤，这个是减损谤。增益就是增多了；减损谤就是减少了。你说没有，没有多少啊？没有一个？是没有两个？是没有三个？没有四个？是完全没有？这也落到减损谤上了。

“非非有相”：“非”是“不是”，不是那个“不是有相”。你看！不是那个“不是有相”，那是个什么？那是有相？又不是。“非非无相”：又不是那个“不是没有相”。你看这是什么？这个就是真如。你也不能说，它

亦有亦无；你要说它亦有亦无，这又落了一种谤。什么谤呢？这叫自言相违谤。自言相违，你说，它也有也没有，这究竟是有，是没有？这自己打自己嘴巴了，自相矛盾了。

自相矛盾，这个矛，我给你们讲过几次了。有一个卖矛的；一个就卖盾的。这个卖矛的就说，啊！我这个矛啊，无论什么盾一刺就给刺破了。那个卖盾的就说了，说我这个盾哪，无论他怎么锋利的矛，你刺到我这个盾上，他刺不破的。那么结果，用这个矛刺他这个盾：矛这个锋刃，也弯弯了，这个盾呢，也刺破了：这叫自相矛盾。那个做盔甲的人，就怕这个刀枪把人杀了，所以保护着这个人身体，穿上盔甲。那做刀枪的人呢，他就做那刀枪，无论什么样的好盔甲，我这一刀就给砍破了。这叫自相矛盾，也就叫自语相违，自己说话打自己嘴巴。

“非有无俱相”：也不是说有无同时具足的；同时具足这有无这种相，也不是的。你要说同时有这个有无相，这叫戏论谤，就是尽说笑话，没有一个真实的理。为什么呢？因为这它是空的；空的，怎么可以说是“有无俱相”呢？所以“有无俱相”也没有。“非一相”：它也不是有一个相。“非异相”：也不是有一个“不是一个的相”。“非非一相”：也不是说没有这一个的相。“非非异相”：也不是不有这个特别的两种的相。那么不是一相，就有两种了，也不是的。“非一异俱相”：也不是说一个和或者有多啊，或者两个，这么同时就有这么多的相：也不是。因为它完全是空的；所以完全是空，就没有这一些个相。也没有这个增益的谤，也没有那减损谤，也没有自语相违谤，也没有这个戏论的谤。

“乃至总说”：乃至于总说。“依一切众生”：乃至在这个，你或者总起来说，说这个依一切众生。“以有妄心”：有这个妄心，“念念分别。皆不相应故。”这个也不是这样子。

这个真如，也不是依一切众生的这个妄心的念念分别。这些个有分别，这个空和它都不相应；都不相应这个缘故，“说为空”者。所以，说这个是空的这个道理，“若离妄心实无可空故”：离开这个妄心，没有可空故，它

是空到极点了，所以离开妄就无可空了。所以给它起个名字叫真如。

* * *

那么这个佛教讲堂和中美佛教会，年年都举办这个暑假的班，今年这是第三次，是第四次，是多少次了？（弟子：这是第四次。）第四次啊！那么这个第四次暑假班。我们这个暑假班呢，是很厉害的，所以把所有这一些个没有出息的人，就都吓跑了。有出息的人，不怕苦的人，要试试看，在这个里边找出一点真的东西来。所以每年举行这个暑假班，有的时候就人很多，有的时候就很少。因为什么很多？因为什么就很少？因为很多的时候，有一些个真心想要学佛法的人都来了，到这儿很诚心地学习法。

在第一次，由这个易果容介绍来很多的人，来学习这个暑假班。那时候是讲《楞严经》，是解行并进：一方面要解，一方面要修行。我们这个暑假班就是解行并进的班。解就是明白这个佛法；行就是修行，去修行去。我们现在这个大讲堂里边，这五个出家人都是第一期的来参加学习佛法的人。

还有，我们这个《金刚菩提海》的社长和这个果地，他自己叫他 stupid（笨）地。但是他知道这个 stupid，那也就很聪明了。人就怕自己不知道自己；要知道自己了，就有一点办法了。那么在第一个这课程很紧的，九十六天，中间没有什么休息的时候。那么在九十六天把一部《楞严经》讲完了。第二个是讲《六祖坛经》，是不是啊？第三个是讲《法华经》。今年第四个，要讲《大方广佛华严经》。

这一部《华严经》是佛教里头最大的一部经，没有再比它大的了。可以说是大而无外，又可以说是小而无内。它怎么说大而无外呢？没有再比它大的了，所以就没有外了。怎么叫小而无内呢？它在这个一个毛孔，一个汗毛的梢上，就能十方的这国土，都在这一个汗毛的梢上现出来。那一个汗毛是最小的了，还有比这个汗毛再小的吗？所以小而无内了，再没有比它再小的了。这个道理是非常的玄妙的，不是凡夫的境界所可知道的。当初，释迦牟尼佛讲这一部经的时候，二乘的人看不见，听不见。

有眼不见卢舍那，有耳不闻圆顿教

那么，以后这一部经就被龙王给请去了，供在龙宫里供养。那么等龙树菩萨；在佛灭度五百年之后，龙树菩萨来到世界上来。他到龙宫里，在龙宫里把这一部经记忆出来的。记忆，就是在那儿，因为龙树菩萨最聪明，他看这个经典，祇看一遍就可以记得住了，所以在龙宫里，他把这一部《华严经》就给偷回来了，装到肚里了。他要是不装到肚里，就没有法子带得回来。也好像《楞严经》以前在印度，它不准出国的。龙王它也不准这个法宝到外边去，这个龙王它很自私的，所以这个龙树菩萨就有一种菩萨心，所以就把它给偷回来了。这念一遍就给记住了。

不过这一部，在这个《华严经》里来说，还是一部最小的。那最大的那一部，太广了，这个世界都没有法子来形容它是多少了。所以，上部和中部都是很多的，唯有这个下部，最少的这一部，这龙树菩萨在那个地方大约费了一个时间，就给记忆出来了，所以带到我们人间来。我们人间才有机会，闻这一部经的这个法。所以你们各位，要参加这个暑假班的，应该特别注意这一部经。那么这一部经要明白了，其他的所有的经典，你都会明白了。佛所说的法，都在这一部经里边，所以这一部经要讲很长的时间。

在这个暑假班，今年是分开三级。以前这都是九十六天，今年把这个九十六天分成三个。那么每一个就占有三十二天。这三十二天呢，都是很忙的。以前每一个暑假班，因为时间太久了，这个人就受不了了。有的就可以忍耐下去，有的，因为没有骨头，所以就受不了了，就跑了。那么今年，我相信这一些个都是勇猛精进的英雄，都是大丈夫，不会像以前那一些个没有骨头，没有志气，没有出息的人。啊！一苦一点呢就跑了。今年呢时间也短，每一次相信都不会有人跑。因为时间短，这个闭上眼睛一想，明天就完了，明天就圆满了。那么有三十二个明天就圆满了。

所以，今年这个暑假班有多少人来，我相信都是有始有终的。那么我们这个暑假班的时间表，已经定出来了，等一等叫我这高的徒弟果宁，他读出给大家听一听。

那么今年没有放假的时候？去年、前年有放半天假的时候。是不是？今年要不要放假啊？如果你们大家要不愿意放假的，我可以一个礼拜讲八次：礼拜天两次，那么每天晚间一次，这八次。如果你们要欢喜放一天假呢，我可以礼拜五就休息，躲懒偷安一晚间。那礼拜六、礼拜天照常讲，你们大家看怎么样。我相信今年来的人都是有一种金刚之志，绝对不会怕这个功课多，也绝对不会为自己这个臭皮囊来留恋，来执着它，来帮助它。你帮助那个臭皮囊，它就帮着你臭；你要不帮助它呢，你自己就可以香了，身上就放香了，变成金刚不坏身。

人做事情是应该要做那个最困难的事情；人家做不到，我们能做得到，那才是真的。不要一硬一点，或者困难一点，就受不了了，说，Oh！I can't take it（我受不了了！）谁？你要有这一个谁；谁 can't take it（受不了了）？啊？我是来学佛法，为什么我不认真去学呢？所以要发一种大雄大力的心。说，一想，啊！我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在雪山六年，一天祇吃一麻一麦；我们现在吃这么多，还不能修行，这太没有用了啊！要自己这样想。哎！你一这样想，那个懒虫就跑了。你要不这样想啊，那个懒虫来了；来了，就给你出坏主意了：“何必这么愚痴呢？在这儿受这个苦，有什么用啊？跟着我去睡觉了嘛！或者喝一点酒更好啊！或者吃一点药去啊！那很自在的啊！”那么就向下流了。你要没有这种的思想，念念精进，一定会成功的。你在这儿来要努力学习。

本来今天呢，这个他们几个会中文的，都不主张这个暑假班教中文，我也很欢喜的。不教中文，我可以有多一点时间来休息。我也很愿意懒一点，但是呢，又有几个说要求要听中文。昨天这个又有人提议，要还继续讲《水镜回天录》。他要用这个水镜来照照自己，照一照自己，所以这《水镜回天录》还继续着讲。你不单一个人可以照自己，每一个人你都可以藉着这个《水镜回天录》这个镜子，来照照自己。

这上头有一个王孝子，我是不是一个孝子啊？这么一想；啊！我对我父亲、母亲不孝顺，我赶快要孝顺父母。这就把你自己照出来了。那么这也是不错的，所以，还继续讲这个《水镜回天录》。所有的，谁愿意搬到这个庙

上来住的，都欢迎。但是，要不怕这个课程时间表的这么样多，要随着规矩来做。无论哪一位欢喜来的，就如来如来了，你快来了。

以前，这个暑假的时间就是打坐、听讲经、写笔记，没有拜〈大悲忏〉这一堂的功课。今年呢，因为这个世界很多的麻烦事情，我们在这儿拜忏，希望三藩市所有的人类都平安无事。我们为这个世界来拜〈大悲忏〉，一方面救世界人，一方面减轻我们自己的罪业。所以今年这个暑假班，这更上一层楼了。所谓“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你想要望一千里，望得远一点嘛，就再上高一层楼，就看远一点。

所言不空者。已显法体空无妄故；即是真心常恒不变。净法满足。
则名不空。亦无有相可取。以离念境界唯证相应故。

是讲到这儿？那有一个如实空，这个讲一个如实不空。那么如实空大概的已经讲了，所以现在，讲这个如实不空。

“所言不空者。已显法体空无妄故”：什么叫不空呢？这个不空如来藏、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空不空如来藏。那么这要是按照〈楞严咒〉来讲，“悉怛多般怛啰”那个“悉”，就是空如来藏；那个“般”，就是不空如来藏。等这个合起来，这就是空不空如来藏。

“萨怛多般怛啰”：“萨”就是空如来藏；“般”就是不空如来藏。这合起来就是，“萨怛多般怛啰”就是空不空如来藏，所以你讲经要懂得很多的经的道理；不是单单就这个懂得一部经的意思，要懂得很多经的意思。

我再告诉你们一个人不相信的法。我昨天晚间没说吗？我讲经，我不看注解的。我就看注解，我也不记那个注解。有的时候，也没有时间看注解。你们不要以为我讲经看了很多注解；我是一个没有注解的法师。那么虽然没有注解，我看这个真的注解，没有形的注解，那个经的本来的样子。好像昨天说这个十个神。你不要看那个注解去，你祇要听一听，是不是这十个神呢，每一个都在那儿讲呢？你这么样一听，嗯！那就不要再去看注解了。你现在懂了吗？（弟子：懂了。）哎！开了悟了。哈！这是不容易教的，这才叫秘密法呢！那么，你要能听见这十个神每一个神所说的话，祂所讲的道理，

那么看注解做什么呢？那注解根本就没有用了，所以我说把那个注解拿来烧了它。

这个话不是谁都可以讲的，不是谁都敢讲的。你要没有真正的把握，你说烧了；烧了，那是下地狱的，你如果烧错了。你要有真正的把握，烧了它。那没有用的经，你留它，它有什么用啊？所以，这个要有真正的见地，有真正的这种的功夫，你才可以这样子。

所以现在“所言不空”的，这不空就是不空如来藏。“以显法体”：这不空如来藏，这就是显法体，就是显这个真正法，它是空、不空的，空不空如来藏的。“空无妄故”：那空里边没有虚妄的，空了嘛！空的，它怎么会有虚妄的呢？这就是个法体，这法体就是个空；空就是个法体。所以，它既然是法体，所以就说它不空了，这样。这是所说这个不空，就是显这个法体，这个真如的本体；真如本体并不是空的。

“即是真心”：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你我现前这一念的真心；这一念的真心就是不空。所以，你讲，这个不要另外讲得怎么样玄玄妙妙的。这根本这个经、论，都不是玄妙的。你就是把它认识了，就可以了。“常恒不变”：这个心哪，真心，它是常恒不变的。也就是这个法体，法体也是随缘不变，不变随缘。不变随缘，也就是个常恒不变。

“净法满足”：这是这种清净无染的法，它是满足的。“则名不空”：这个就叫一个不空，给它起个名字，就叫一个不空。“亦无有相可取”：虽然说是不空，可是无相可取，这是个真空。真空不空，但是真空无相；你要有一个相，那就不是一个真空了。所以说，“以离念境界”，“唯证相应故”。为什么呢？“以离念境界”：离开这个妄念的境界，离开一切的妄念的境界。“唯证相应故”：唯证这种空不空这种相应，证得这种的空不空、不空空，在这个证得这种相应份了，就是就所以叫不空。

上人：翻译完了？今天大家有什么意见？我们天天要研究这些个问题。

弟子：我有一个问题。

上人：今天吓得没有问题了！

弟子：啊？

上人：今天吓得没有问题了。

弟子：Well，……从昨天讲的……

上人：啊？

弟子：说的那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还不太清楚。

上人：等看完注解再说。

弟子：啊？

上人：等看完注解再说。

弟子：不会的。

上人：不会的！还有一点疑问。

弟子：师父！我有一个问题。

上人：啊！

弟子：当我在看……可是在四会祇有贪瞋痴，没有疑。别的色和无色这儿祇有贪痴慢，没有疑。我知道这个色和无色没有瞋和痴，可是为什么这个瞋，四果阿罗汉以后没有疑？这个是什么道理？

上人：你想叫他再有一点疑？

弟子：不是。可是，我知道为什么说菩萨他们还有一点怀疑。

上人：那不是怀疑，那是无名。无名和怀疑不一样的。

弟子：嗯。

上人：在这个等觉菩萨，还有一份的生相无名没有破，那不是疑。

弟子：嗯。

上人：听得懂吗？

弟子：嗯。

上人：哎！好像你答覆了她这个问题。

弟子：Yeh.

上人：怎么样，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

弟子：嗯。

上人：啊，solved your problem (问题解决了)？

弟子：嗯。

上人：OK！还有谁有problem (问题)？

弟子：没有problem。……

上人：我问你，你想叫他还有一点疑，你有没有翻译给他们？我说你是不是还想叫这个first（初果）阿罗汉有一点疑呢？要他有一点疑，疑了，你还叫他有一点疑，是不是这样子？和你不一样了，那怎么可以！跟你又不一样。我们现在不单证初果，我们要有人证二果、三果、四果。我们不单一点疑不要，那么所有的疑都不要。看我讲这个话灵不灵！

心生灭者。依如来藏故有生灭心。所谓不生不灭与生灭和合。非一非异。名为阿黎耶识。此识有二种义。能摄一切法。生一切法。云何为二。一者觉义。二者不觉义。（注：此处论文缺解释）

所言觉义者。谓心体离念；离念相者等虚空界。无所不遍。法界一相即是如来平等法身。依此法身说名本觉。

“所言觉义者。”我现在给你们讲经，和以前不同了。以前，也没有“注解法师”，也没有“字典法师”，也没有“多意法师”，也没有“少意法师”。那么随随便便，那么讲一点浅浅的道理可以。现在要把这个理显出来了；不显出这个理，看注解的法师就要对一对注解，说注解不是这么讲的。看字典的法师就要查一查字典，说字典上没有这么说的道理。那么，这个多意法师，说，喔！那不要紧，这个意思是很多的，那可以的。那么少意法师说，没有我这个少意，不可以有那个多意。所以这有很多的问题，现在都来了。

五年以前，我讲的这个三个人，今天又搬回来，昨天晚间又搬回来了。什么是生忍？什么是法忍？什么是无生法忍？你看这麻烦不麻烦？你们大家说一说。所以现在讲啊，等十年以后，或者又要搬出来。我看，没有这么讲的。哎！因为没有这么讲的，所以我才这么讲；要有人这么讲呢，那我就不这么讲了。你看这个对不对。

那么这个“所言觉义者”：“所言”就是所说的，谁所说的？没有人说；要有一个人说，他就要提出一个人的名字来了。说是啊，或者果护说的，或者果宁说的，啊！或者果奇说的，或者果怪说的。啊！那么现在，果奇、果怪都不在这儿。那么他们也都没说，所以说，没有人说；没有人说，为什么说一个所言？

这个所言就是大家说的，没有一个人说的。大家是谁？众生说的。众生是谁？佛说的。佛是谁？心说的；心又是谁呢？就是你说的。你看！那么，这个所说、所言，没有一个指定的人，没有一个固定的人，他所说的，所以说“所言”。

这个所言呢，你也可以谓之所言，我又可以谓之所言，他又可以谓之所言：那么大家说的，所以这叫“所言”。这个所言懂了吗？“所言”，就是这么说的。你看！你要不信，你找注解，也没有这么讲的；找字典，也没有这么讲的；找这个多意，也或者有；找这个少意啊，那恐怕就是谈不到的。那么为什么这样讲？这个所，是没有一定的，不定辞。“言”，也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指定的人，所以“所言”，就是大家所说的。所说的什么呢？“觉义”。

这个觉义，你不要以为这个觉又是个佛了。不是的。这个觉不是个佛；这个觉就是觉的这个意义，觉的这个道理。觉悟这个道理，其中包括有本觉、始觉、究竟觉。那么这个觉义呢，也不是本觉，也不是始觉，可以说是个究竟觉。那么什么叫觉呢？觉就是明明了了的，真明白了，真明白这个意义，真明白这个道理，真明白世出世一切法，真明白人为什么就做人了，狗为什么就做狗了，猫为什么做的猫。啊！那个雀鸟为什么做的雀鸟。这天地间万

事万物一切一切都明白了，没有一粒微尘那么多多的东西不明白，这叫“觉义”，“言觉义者”。

那么怎么样呢？“谓心体离念”：就是这个心的本体离开那个妄念。我们为什么不觉？就因为有妄念，就因为那个心的本体，没有明白，那个妄念没有离开。这个心的本体就是个觉义，也就是个佛义，也就是众生义。但是因为没有离开这个妄念，所以他就不觉了。那么要心体离念呢，就觉了，就是个觉义。

“离念相者”：什么叫离念呢？离妄念呢？这个妄念也就是一些个烦恼、无名、尘沙、粗惑、细惑、尘沙惑，这都叫妄念。你要离念相者，什么叫离念的那个样子呢？离念有个样子吗？本来离念就如如了，就是那个真如。那个真如又有一个什么样子呢？没有样子！你要想找一个样子，找一个相貌，那就错了！所谓，你着相就头头错了，无为又落空了。你执着相就没有一样是对的；你要落空了，无为了，又落空亡了，那又是错了！你着相和无为都是一样的。

“等虚空界”：那么本来没有样子，现在勉强举出一个譬喻来。这譬喻什么呢？就譬如虚空，“等虚空界”也就是譬如虚空。“等”就是等于虚空那个样子，也就是譬如虚空那个样子，也就好像虚空那个样子。“等虚空界”，“无所不遍”：那个虚空虽然是空的，却没有一个地方不在虚空里头包括着，没有一样的东西不在虚空里边。因为虚空是无相的；无相，它才能容纳一切相。一切相都没有到这个虚空外边去，所以说，“无所不遍”。

“法界一相”：这个“等虚空相无所不遍”，也就是法界的一相。“法界一相”又是什么？“即是如来平等法身”：这个“等虚空界无所不遍。法界一相”，就是佛的一个平等的法身，就是佛的法身。“依此法身说名本觉”：依这个佛的法身，再给它起个名字，叫什么呢？叫“本”觉。这个本觉就有不觉的意思在里头包括着。要按着这个字义说，本来它就是觉的。这个本觉又有一个意思，本来它是觉的，可是现在它不觉了。所以讲这个道理，你怎么讲怎么可以，圆融无碍的。你要说，它现在不觉，本来它是觉的，也

可以。

这就可以用一个什么来譬喻呢？好像这个镜子，这是个觉，被尘遮上了，它就不觉了。那么不觉，是不是不觉了呢？本来它还是觉的。它那个镜子那光，尘虽然遮上了，它的光并不是没有了。你把尘擦干净了，啊！它那个觉义又现出来了，所以这叫“本觉”。

讲经，讲论，无论讲什么，你要细讲，那个道理多的很。就这一个不觉和本觉这个道理，往千千万万那个理论上去讲都可以的。不过，我现在对你们讲的，就因为最开始讲《楞严经》，本来不容易讲，因为你们都不明白佛法，那时候祇可以浅浅地讲。那么一年比一年讲得深一点，一年比一年讲得多一点，那么够时候了，由浅入深，由近及远，这么一点一点的，这个佛法就明白了。不是说听一部经，听一年经，就统统都懂了。除非你们善根利智，有大善，上上的根，一闻千悟，闻一个道理，那一千个道理都明白了，不必再听了。那才可以的。所以，我给你们讲的经，是看你们的根性来讲的。那么过了三年、五年，或者就不相当了。虽然不相当，你们由这一点浅浅的，可以研究到深的地方去。

那么这讲经，是无有定法。智者就见智，有智慧的人就看见很多智慧；仁者见仁，那个仁慈的人，就研究出很多仁慈的道理：这各人所见不同。所以我现在给你们讲经，我希望你们讲经的时候，也讲自己的经，不要讲我的经。像果宁似的，他自己有一部经，也不要尽看注解。你看你自己那部“果宁经”，照着“果宁经”来讲，OK！

今天是中国的旧历年正月初五日，所以今天有中国人来参加这个法会。那么这个佛法，犹如大海一样。你每一个人得到佛法的一部分，满足你自己所需要的那个法。但是这个法是无穷无尽的，像大海那个海水一样，是无穷无尽的。你就多少人，和一切的有生命的众生，也没有法子能把这个大海的水来喝乾了它。那么佛法也是这样子。

佛怎么样成的佛？有人说，我知道，佛舍弃国王的这个王位，不做皇帝了，去雪山打坐六年，然后菩提树下开悟，成佛。不错。这个祇是看佛今生

的这一小段落。佛所以成佛的原因，不是仅仅就因为今生这几十年的时间成的佛。

所谓：

三祇修福慧 百劫种相好

三祇就是三大阿僧祇劫。每一个阿僧祇劫翻译成中文，就叫无量数。这阿僧祇是梵语，翻译过来叫无量数。这个无量数就是没有数量那么多的数目，不知道有多少年了！这一个无量数目，已经就是不可思议了。那么三个无量的数目，这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在这三个无量数里边，佛修福，修慧。什么叫修福？修福就是帮助他人。佛不单帮助人，而且帮助一切众生，所有的众生，他都帮助，乃至于最恶的这个老虎，他都帮助，所以佛在因地的时候，曾经舍身喂虎。

怎么叫舍身喂虎呢？因为佛在因地修道的时候，在这一个山上修道；修道啊，遇着这个天气就下雪了。下的这个雪不知有多深，把这一切的动物都埋到这个雪底下了，或者藏到自己的洞穴里边，或者藏到雪的底下，那么就没有这个畜生可以吃的。这个老虎各处去找畜生来吃，就找不着，那么七、八天的时间也没有什么东西吃。这个老虎不单自己，还有个虎的崽子，有个小虎。在这时候，这个母老虎领着这个虎的崽子，一边走路，就一边晃晃悠悠的那么晃荡，因为饿得要走不动路了。虎虽然那么大的力量，但是没有东西吃，也饿得很没有力量了。

于是乎，这释迦牟尼佛在因地时候，见着这个老虎，就要饿死了。这个虎的崽子也就要饿死了。他就想，啊！这虎也是众生之一。虽然它那么恶，但是我帮助众生，就不应该选择他是恶呀是善。它既然饿得要饿死了，我应该把我自己的身体舍了，来喂这个老虎。那么说，他自己想完了这种的思想，于是乎就向十方诸佛来叩头，请十方诸佛给他做证明，他要舍身喂这个老虎。那么叩完头之后，他把这个头，用他这个衣服蒙上，就跳到这个老虎的身边，给这个老虎吃。

啊！你想一想，释迦牟尼佛能舍这个生命，来喂这个最凶恶的老虎。我们能不能做得到呢？我们看见老虎饿得要死，我们是不是能把我们的生命，布施给这个老虎呢？恐怕做不到的。就便有人说，我可以做得到。这祇是说说而已，真要这个境界现前，恐怕也做不到了。为什么呢？第一的，老虎是最凶恶的一种野兽，人人都想把它杀了，所以你不愿意救它。第二的，自己这个生命很是宝贵的，你舍不得把自己的生命献出来，给这个老虎吃。

释迦牟尼佛在过去百千万生中，都是帮助人；发愿帮助人，而把自己忘了，生生世世，他都行这个菩萨道。菩萨道就是利益他人的；利益他人，这就是菩萨道。所以，我们人，想要明白佛怎么样成的佛，应该研究这个佛的藏经。可惜佛的这个藏经祇有中文，现在没有英文，所以一般西方人，对佛的怎么样成佛这种的因缘，就没有太多人知道。有人知道，也祇是少少的，或者一万个人里头不一定有一个人明白佛法的。

那么按照一般人的见解，看释迦牟尼佛是不会了解的。你要明白释迦牟尼佛过去生中，没有一生不是帮助人的，不是利益人的，利益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他的利益众生，帮助众生，不仅仅就在这个财产上帮助众生，不仅仅在这个力量上来帮助众生。他用他的这个宝贵的生命，来帮助众生，来护持一切众生，保护一切众生；不单保护人，就连这个飞禽走兽，最凶恶的那个走兽，那他都帮助。所以，佛是最伟大的，是最无上的。他的牺牲性比任何人都大。所以，在这个无量劫以来，生生世世都是利益众生，到今生他才成佛。这不是这么容易成就一个佛。

佛究竟什么叫佛呢？佛是自觉、觉他、觉行圆满。那么自觉，那个二乘人是自觉了，但是没能觉他。自己觉悟了，和凡夫不同了。这二乘人断了八十八品的见惑，证初果阿罗汉。二果断八十一品的思惑，证二果阿罗汉。什么叫见惑呢？见惑就是见着，你就迷惑了；见着这个境界，你就不明白了，你就执着上这个境界了，所以叫对境起贪爱。对着这个境界，你就生出一种贪心来，生出一种爱心来。

见着其他人坐好汽车，你也就迷，生出一种迷惑心来。啊！他有这么好汽车，我也要买一个这个最名贵的，今年出这个最值钱的汽车，吃这个汽油吃得最多的。以前讲，吃得最多汽油，这是最好的汽车。那么现在这个汽油少了，就吃得最少的汽油，这是最好的了。那么这生出一种贪心，贪这一个好的汽车！看见人家一个好的衣服，也生出一种贪心来了。喔！我也想做这么漂亮的、华美的衣服。这是对境起贪爱了。见着人家一个好房子，也生出一种贪心来。啊！我也要造这么一个好房子来住！总而言之，你遇着什么境界，就被什么境界所迷。这都叫见惑。

思惑呢？是迷理起分别：对这个理论，你不懂了，你生出种种的这个别心来。分别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如何，那个又如何，怎么样呢？啊！生种种的分别心，这叫思惑。你证得二果，就断了思惑。三果、四果，那就断无明惑了。那么这叫自觉，他和凡夫不同了，凡夫是不觉。凡夫，我们以为我们做的事情对了，其实是不对的；但是不对了，你不知道是不对，还认为自己对。喔！你看这个世界，所有的人就是我是最好的，没有再比我好的了。这是凡夫的见解：祇知道有己，不知道有人。凡夫，就这么颠颠倒倒的，拿着自己这个臭皮囊，就当了一个宝贝来看。

那么但是他（二乘）不能觉他，自己明白了，不能叫人家明白。菩萨呢，既能自觉又能觉他，所以和这二乘又不同了。菩萨，行菩萨道的人，自己明白了，也愿意叫其他的人明白：这是菩萨。但是，他没能觉行圆满，做得没有圆满，觉也没有圆满。佛呢，是自觉圆，觉他也圆了；所谓觉行圆满，这叫佛。佛不是这么容易成的，是在无量劫以来所修的。怎么样修的呢？就是帮助其他人。他生生世世都帮助其他人，不是这一生帮助其他人，所以你要是想明白佛怎么样成的佛，就要研究佛法，是最初的条件。

在佛修福的时候，就是微尘那么少的福，他都要去修去，他不会放弃它，说这么小的福，我不修了。这是修福。修福就是帮助一切众生。那么修慧，修慧就是帮助自己。帮助自己也可以说是帮助他人。因为你自己要没有智慧，你就不会帮助其他人；你要有大智慧了，其他人有什么困难的问题，你都可以帮助他解决了。解决他自己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这要修慧。

修慧呢，就要研究一切的经典。这个经典就是开人智慧的，所以，你要深入经藏，才能智慧如海；你要不深入经藏，虽然有这个如海的智慧，但是你自己不会利用他。不会用这个如海的智慧，也就等于在你衣服里边藏着一颗宝珠一样。你自己不知道有这个无价的宝珠在自己的身上，所以还是一个穷人；你要是知道你自己衣服里边有一颗无价的宝珠，你要会用这个无价宝珠，那么自然就不会贫穷了，这是修福修慧。

那么释迦牟尼佛在因地中，还又割肉喂鹰。怎么样割肉喂鹰呢？因为这有一个鹰，它追逐一个雀鸟，大约就是个鸽子。这个鸽子，它不会和这个鹰打架；打不过这个鹰，所以它看着鹰，它就飞着跑。但是它飞得慢，这鸽子；这个鹰呢，飞得快。它飞得没有地方躲避了，于是乎，就飞到释迦牟尼佛在那儿修道打坐那儿。它就跑到释迦牟尼佛这个怀里来了，藏在释迦牟尼佛怀里。释迦牟尼佛就把它放在衣服里边，在那儿保护着它；保护着它，可是这个鹰啊，不是一个平常的鹰。这个鹰是一个会说话的鹰，就说了，说：“老修行！你保护这个鸽子，把我饿死了，这也是不公道啊！因为我吃这鸽子，我就不会死；那么你保护这鸽子，叫它活了，我是会饿死啊！那你这太不公道了。你修道修得这么不公平。那你修一个什么道呢！”

释迦牟尼佛说：“那么你所要吃的是肉。是不是啊？我给你肉吃可不可以啊？”鹰说：“当然可以啰！你要给我鸽子肉，那我是求之不得的。”释迦牟尼佛说（这不是今生的释迦牟尼佛，是在无量劫以前那个释迦牟尼佛，在因地，那个佛行菩萨道的时候），说：“我给你这个鸽子，你要吃它的肉；我把我自己的肉给你吃啰！”于是乎啊，这个老修行就拿着刀把自己这个厚肉的地方，肉多的地方就割下来一块肉，给这个鹰吃。这个鹰一边吃这个肉，一边就说话了，说：“这个肉，吃是可以吃，但是老一点，没有鸽子肉那么滑，没有鸽子肉那么嫩；很老的，吃着没有什么的。不太香，这个肉，但是勉强可以吃啦！”

吃完了，说：“这个肉这么老，我吃这么一块也没有吃饱，还要吃。”于是乎这个老修行又给它割了一块肉，它又吃。一边吃还是说这个肉不好吃，像木头片子似的，像柴那么硬，也嚼不烂。总而言之就调皮捣蛋哪。又说

这个肉又不够肥啊！又不香！那么这个老修行，把身上的肉都给这个鹰割下来，喂鹰了。这个鹰吃得，还说没有吃饱；那没有吃饱，释迦牟尼佛说：“那你没有吃饱，把我所有的这个肉都给你吃了。你随便你自己吃好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这个鹰和这鸽子都飞到空中去了。原来是什么呢？是天上的人，来试验这个老修行有没有真心呢，是不是真正帮助众生。那么这个佛，当初修行，发愿帮助众生，就经过这样天人来试验。我们人，要是想要帮助人呢，也会受到种种的考验，所以啊，在考验的时候，要是不认识，那就要再修过。所以，我对你们各位说这么四句话，说：

一切是考验，看你怎么办？
觑面若不识，须再重头炼。

＊ ＊ ＊

现在有什么问题没有？就是，当面你要不认识，觑面若不识，须再重头炼。你要再来一个开始，你再要从beginning（开始）再做。OK！

讲到哪一个地方了？（弟子：讲到……法身菩萨等……。这一段，师父还没有讲。）

很久和你们各位也没有谈话了，我们先谈一谈话。谁有什么问题，想问的，可以先问一问。有什么想要讲的，可以讲一讲。大家讲完了，再来讲法。（弟子：……）啊！你要听香港的新闻？还有谁有什么问题？他要求，愿意听香港的新闻，不知道有人反对没有？要有人反对呢，我就不说；要没有人反对，大家就都同意这个问题。那么我不知道你们哪一个是要紧。这个问题是不要紧？是愿意听，不愿意听？那我要不问一问呢，假如我答覆这个问题，有人在心里就想：“唉！我不欢喜听这个问题。这个，讲这个做什么！”所以现在，先来先问有没有人反对。

弟子：我有一个小问题。

上人：啊！

弟子：请问老法师，我在看一本书，就是〈大悲咒〉。那一本书前面说了，你没诵这个〈大悲咒〉以前，要诵这个小句，就是让你嘴干净，让你口

干净，让你身体干净。这是需不需要？

上人：那个可以，需要的。

弟子：需要的？

上人：可以，这身口意三业清净。不单诵〈大悲咒〉，诵什么经咒，都可以先做这个工作；先清净身口意。还有谁有什么问题？果归是不是和他那哥哥闹过什么意见呢？

弟子：No.

上人：No，他有没有什么意见？在一个礼拜之内没有？没有人反对讲香港这个问题？那我现在就讲香港的问题，香港、台湾的的事情。

在去年，早就预备决定到香港、台湾走一走。因为香港十三年也没有回去了，台湾根本就没有到过。那么这一次，在香港有一点点事情，我想回去看一看，顺路经过台湾。在我一月三十号到台湾；到台湾，大约已经是二月一号了，或者一月三十一号。到台湾是晚间，那么谢冰莹和姚孍的父亲母亲啊，还有周宣德老居士啊，还有这个曹永德夫妇他们，这个徐仪君、臧广恩，他们这一些个人去接飞机。

这个周宣德老居士呢，他们在那儿等了大约等有两个钟头。姚孍！你记得你们在那儿等有多久啊？（姚孍：一个多钟头）一个多钟头。本来是那个飞机也晚一点，我出来也晚一点。这个周宣德老居士很诚心的，见到我了，从这个，那儿有一个绳子拦着，不准人进来；他看见我出来，那么他就从那绳子底下钻，钻进来就叩头。那么他这一叩头呢，这徐仪君，大约他们也就好几个人叩头。那么听说起来，台湾这个情形是没有的。过去这个法师到这儿，他们都没有什么人这样来欢迎。到了台湾就住在这个志莲精舍。这个志莲精舍是一个居士造的。

这个居士就是你们第一次五个人到台湾受戒，最后和你们结缘的那个曹永德居士；他的太太信佛，以后她的先生也信佛了。这样子，夫妇两个又很诚心的。那么他太太对她先生说，说：“我信佛，最好你能造一个讲堂，那么家里常常有人在这儿讲经。这样子呢，我觉得这心里就很安慰了。”她这

样向她先生说呢，她先生也很发心的就满她的愿，就造一所楼房，四层楼。在这个第一楼是他做生意office，做写字间。第二楼他自己住。第三楼，他的儿子他们住。那么第四楼就做佛堂。这个佛堂大约可以坐得一百二十多个人座位，不太大，有一间睡房。常常请法师来讲经。

那么这一次，我到台湾，就在这个志莲精舍，在那儿住着。住呢，一开始也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那很清静的，在那儿住。我因为在台湾预备那么十天，然后就到香港去。等住到五天的时候，他们就有人知道了；有人知道，又这个也来看我，那个也来看我：天天都很多人来见我。那么最后第九天上，因为我十号我走了；在九号，他们就要求我在那儿给讲讲开示。就讲开示这天晚间呢，大约有八、九十人来听开示。听完了讲开示，他们又发心请我再回台湾给他们讲经，讲《普贤行愿品》。那我也就答应了。我看他们都很诚心的，跪到面前来请法，所以就答应他们再回到台湾，给他们讲《普贤行愿品》。

在没有走之前，我在这个台北，到日月潭去参观参观这个玄奘寺，那么又参拜这个玄奘法师的灵骨。这个玄奘法师的灵骨本来是在中国，那么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被日本人给抢去了。在中国这个玄奘法师的灵骨，他也给抢去！这死人的骨头，他也都放不下它！你说这个日本哪！这种土匪的行动，是很可怜！

那么在日本投降之后，这玄奘大师这灵骨他给抢去了。这又想改过自新，这日本人，所以把这灵骨还给送回中国来；送回中国，他不送到这个中国去，他送到台湾去。那么台湾呢，因为这有玄奘大师的灵骨，所以就修了一个玄奘寺，在日月潭那儿。这是唐朝的高僧的灵骨，想不到到现在这么有价值了，这么值钱了！在台湾，那么成了一个名胜，所以到那儿去参观了一次，在那儿住了一宿；住了一宿，我也没有吃着东西。

这个果涵呢，和这个徐仪君啊，还有一个姓谭的，叫谭果行呢，哎！他们有福报，晚间吃的很好的斋菜。想不到那么高的山上有那么好的菜。以后一打听，为什么你们预备有那么好的斋菜？他说他们那个地方，每天都要预

备现成的这个好的斋菜，不然的时候呢，不知道哪个达官贵人，就来要到那儿吃斋去。那如果没有啊，再就不来了。再就怕这个达官贵人不来了，那么，所以一定要预备，这个斋菜都预备好了。

在台湾的寺庙，互相争艳斗丽；争艳斗丽什么呢？斋菜。啊！你的斋菜好嘛？哎！我这儿请一个名厨，比你那儿做得更好。大约这个居士以食为天，谁的斋菜好就欢喜往谁那个地方跑。因为这个，就以这个素菜作为招徕的一个王牌。所谓招徕的这个王牌，就好像做生意，我这儿卖的货品最好。这个一般的买东西就都来这儿，都来买。

那么台湾的寺庙，就是以这个斋菜色香味最好，以这个来诱惑这个居士。他不讲，说是哪个地方讲经讲得最好，哪个地方用功最好，哪个地方是真正修道的人；不讲这个，就讲斋菜，以这个斋菜做为第一个信佛的条件了！这是第一个。

还有一个，台湾互相斗这个庙大，看看哪一个庙修得最大、最高，用的材料最名贵。所以有的庙，譬如造得七十尺高，喔！他那个就要造七十五尺。那么你造七十五尺，他要造八十尺。那么看看谁的庙最高，这互相比赛。也没有人比赛，说是看看谁这个神通最大，谁的道德最高，谁的修行啊最好，谁的学问最深；没有人比这个，是比庙大、高，斋菜最好，看着最好，味道最好，比赛这个。这是台湾的佛教，养成这么一种习惯。因为这个习惯，我没有这个福报，所以到这个玄奘寺，祇喝了几杯茶。这个斋菜就没有吃着，没有这个口福。啊！这是很可怜的一件事！

去玄奘寺，回来经过一个庙，叫凌云寺啊是什么。有个忏云法师在那儿，带着大专学生有七、八十人，在那儿修行。给他们讲了大约有二十多分钟的开示；回来就到台中那个佛教莲社，在佛教莲社那儿吃的中饭。这回我有口福了，所以，在那儿也吃过他们色香味俱佳的这个斋菜。

在我们没到莲社之前，他们都预备好了，我们一下车，他们里边，那个莲社里边就放着一挂鞭炮，炮仗？cracker fire， cracker fire？（弟子：firecracker？）啊！放的一挂鞭炮。我就说了，我说，他拿我当鬼，来赶鬼

来了。其实这不是；这是他们欢迎。欢迎啊，还有这种的旧习气，放鞭。那么有李炳南老居士和这个许宽成这个教授，这么有很多人，还有蔡念生，这一些个老居士欢迎，在那儿又给他们这个好像军队似的那些个学生；我一进那个房里他就说：“起立！”啊！就大家都站起来了，像军队那么很有规律的样子，就好像 army似的。我说，你们坐下，坐下！你们不要像军队这么样子。嘿嘿……！那么足见呢，台湾他们对这个学生的训练，都很好的，很有规矩的。

在那儿吃了饭之后，又回到台北去；回到台北啊，这一次很值得纪念的，我见着一位证初果的人。虽然证初果，但是，这是个钝阿罗汉；是钝阿罗汉，他不会说法，不会怎么样子来教化众生。他就用他这一个样子来影响人。怎么叫钝阿罗汉呢？就因为他智慧不够，没有智慧。但是，这个神通有少少的，有多少他心通。在我没去的前一天，他就告诉他的徒弟，要把那个道路都打扫干净了它。他说明天呢，有一个特别的人来，那么都要预备好了。那么第二天呢，下着濛濛的雨，我上山去见着他；见着他，他很高兴的，讲话就好像忘形了似的。什么都忘了，就像那个小孩子讲话似的，啊！talk, talk, talk讲了很多。但是讲的有的时候都语无伦次，没有什么；不像人作文章，那么作得很顺口的，很容易念的；他不是那样子。

那么他就对他徒弟讲，说是我们是老同参，好几世的老同参了。我说，好几世，那么究竟几世啊？他说好几世了。我说，恐怕好几劫了吧！啊？我说你，你忘了？你自己要饿死，我给你送饭吃。你记得吗？他说，啊！有！有！完了，他在今生，这个人就在福建住过山；住过山，他住过这个洞。住什么洞呢？住在老虎住的洞。那老虎晚间就回来了；回来，这个老虎眼睛很亮的，看看他，也就走了，也不咬他。那么等一等，这个虎的儿子也回来了，虎崽子回来，也看看他就走了，所以老虎都嫌他没有人味了，都不吃他。

有一次，他饿了，在山上修行，饿得不能动弹了，以后就爬到那河边上去喝一点水，又吃点草根啊，树叶啊，水果之类的，那么样子，他就没有死。那么由这个以后，他就尽吃水果，所以台湾他们都知道他叫“水果和尚”。

这个水果和尚，他们都说他会降服鬼。怎么样呢？最初，他到台湾的时候，有一个比丘尼的地方；这个比丘尼不敢住。这因为闹鬼，常常地把这个比丘尼从床上就给撇到地下去，推到地下去。这个比丘尼就想不要这个地方，又舍不得。那么以后他这一个孤独的一个比丘来了。这比丘尼，就想拿他做一个试验品，看看这个比丘怕不怕鬼；就告诉他，说我这儿有鬼，你怕不怕啊？你不怕你就在这儿住，你要怕你就走。他说我不怕鬼，就在她那儿住。住了一宿，第二天就告诉那个比丘尼，说在你床底下那个地方，你刨开，那里边有一个死人在那儿。那么这个比丘尼，就叫人把这个床底下扒开来一看，果然有一个死人在那儿埋着，有一个死尸。那么拿走了，以后就没有鬼了。这是一趟。

还有，他在那儿有点缘法，这个人就想要拿他做招牌，就给他造个庙，在新店那个地方。你们知道新店？新店那儿造个庙；造个庙嘛，就拿着他来骗钱。他们这个乡下的人，常常拿猪羊啊去上供，到那地方喝酒啊，吃肉啊，无所不为。啊！他一看，这么样子，他就跑了，不在那儿，不要这个庙了；不要这个庙，那么那时候这个周宣德老居士，就想请他回去；他说他不回去。周宣德说，我叫他们来请你。他说来请，他们也不听话的，我不能回去了。他（周宣德）说，不听话，我叫他们听话。

这个周宣德大约认识军队一个做将军的，就找这个人，指令叫那地方的人，派人去往回请他，说你们不请，这个不行的。那么这个地方这个乡长啊，他们那些个人就雇的轿子，打着鼓，吹的喇叭，这么来欢迎他回去。到那儿，周宣德本来和他说好了，接他回去，但是他们来，他还是：“不用了，不用了，我不回了，我不回了。啊！就说我不回去了，你不要请我了，我不回去了。”那么他也不回去；不回去，那么这一班人又回去了，请不了他回去。以后又是在新店，不过另外一个地方，他又修一个庙；修一个庙，他这个徒弟要接受这个庙，叫他不要管。那么他又站起来就走，也不要了；不要，所以，以后到土城那个洞那个地方去住去。

那么这个人呢，我到台湾，看见这个人还有点意思。可是虽然有意思，他不会讲经说法。这次，他对我讲，哦！我也没有读过书，也不认多少字。

我说，那没有关系，六祖大师还没有读书，不认字，成祖师。你好好用功修行，这可以的。我想要请他到美国来；他说他老了，但是他精神随时都会来的，他说。他什么时候我叫他来，他都会来的。所以，这个水果和尚呢，是有点意思。

我在台湾，前后大约，头一次十天，第二次又二十六号到十一号，大约两个礼拜的样子。前后，我到他那个山上去过四次。我带人去，去过两次；我自己去，去过两次。那么和他谈，他都很好的，他和我。见着我，不知道他怎么那么欢喜说话？他见到你，也是那么欢喜说话吗？（弟子：没有说那么多话。）他见着我笑得，就像那小孩子笑似的，呱呱那么笑；笑得，啊！他徒弟说很奇怪的，从来没有看见他这么笑过！那么从来没有看见他这么笑过，那么这是这个水果和尚。我看他很有点诚心的，但是台湾这一些个法师都骂他。这些出家人，都说他是自了汉，是哑羊僧，什么都不懂。

他今年八十三岁了，本来正月初一的时候，他就要走了；要走了，就面都变白色的了。好几天以前，他就告诉他徒弟他要走了。那么初一这天，有徒弟就给他拜年的，最这个什么；他就说就要走了，喔！这面即刻都变白色了，精神也没有了，头也低下了。等完了，他有一些皈依弟子，就又哭又喊地说：“师父啊！你不能走的。现在，你要再住世啊！你走不了的。你不可以走的！”那么他也没有走。他即刻这个又回来了。这是这个水果和尚。

不过这个水果和尚，这我这么讲，他不高兴人去和他啰唆。你们就以后到台湾想去见他，你不要讲那么多话；讲多话他就要走了。你也不要说他证初果了；你谁要知道他是证果的圣人，他也就要不在这个世界上了。这个证果的圣人，他就要叫你似是而非的，你认识又不认识。你说他没有神通呢，他又显一点点；你说他有嘛，他又没有。就这么样子，叫你这个人不认识。

何以故。本觉义者。对始觉义说。以始觉者即同本觉。始觉义者。依本觉故而有不觉。依不觉故说有始觉。又以觉心源故名究竟觉。不觉心源故非究竟觉。此意云何。如凡夫人觉知前念起恶故。能止后念令其不起。虽复名觉。即是不觉故。如二乘观智初发意菩萨等。

觉于念异念无异相。以舍粗分别执着相故。名相似觉。（注：此处论文缺解释。）

* * *

如法身菩萨等。觉于念住念无住相。以离分别粗念相故。名随分觉。

在前边这个论文上说，有本觉，有不觉，又有始觉。这本觉，就是我们人的本有的佛性，也叫实相，也叫真如，也叫如来藏，那么很多的名词。它是本来清净，是不垢不净的，是不生不灭的，是不增不减的，这是本有的佛性。本有的佛性，因为这一念不觉就生出三种的细相，所以说：“一念不觉生三细。”因为生出这个三细相，就迷了。

这三细相，第一个就是生相；生相，它名字又叫业相。那么生相也是这个业相；业相也就是这个生相。因为这个无明的力量很大的，无明就无所明了了，不明白了；不明白就是糊涂了。在这一糊涂的时候，就把这个清净的本心转了。这个清净本心本来是不动的，因为这无明的力量，就把这个清净心动了。因为这个清净心动了，所以就生出一种的妄念来。在这个妄念方才开始生的时候；这时候，也没有分别出来这个相分，和这个见分的时候。这相分，有相，就有相的这一分。见分就是能看见的这一分。

为什么你能看见呢？就因为有相了。为什么有相了呢？因为你见着相了。但是在这个业相的时候，这个相分和见分还没有分别开，也不知道哪个是相分，也不知道哪个叫见分；在这个时候，这就叫业相。这起惑了；这起惑就造业；造业将来就是受报的。

我们这个人，为什么他造罪业？就因为他不明白了，才造罪业。等造出来罪业了，将来就受果报了。那么这第一。这个业相，这时候是最微细的，很微细很微细的。一般人觉察不到这种的微细的妄念，所以叫生相。那么这种生相的无明，也就是这个业相，祇有佛才知道。那个等觉的菩萨，还不完全知道，所以说等觉的菩萨，也就是这个法身的菩萨。法身的菩萨，还有一分生相的无明没有破；他要把这一分的生相无明破了，这就成了妙觉佛果了。所以前边讲这个始觉、本觉、不觉。那么因为在这个无明的力量，一念的不

觉，就生出这么多的麻烦的东西来。

这个相，有四种相，就是生相、住相、异相、灭相。生相就是这个业相。这个住相分出四种来，有转相住，有现相住，还有智相住，还有相续相住。因为这个无明的力量，他不了解，在前边这个动相，本来不动的。他一见着这个动相了，就随着动了；随着动了就把本来那个智光－－智慧的光明，转成这个见分了，转成这个妄见了。

怎么叫妄见呢？这种见不是真实的，是虚妄的，所以这叫转相。现相，现相也就因为这个无明，不觉，不明白前边这个妄见。他不明白这个妄见是虚妄不实的，所以他就生出一种执着，有这个染和净：染污法、净的法。在这个晦昧空中－－晦就是黑闇的；昧也是黑闇的－－所以这个黑闇的空里，结闇为色。啊！一结闇为色了，这色里头又掺杂这个妄想；色里头参杂着妄想，想像为身；在这个妄想，由这个想像就成这么一个身体。有这个身体了，于是乎就生出这个身和这个境界，这种妄现。身也现出来了，这个境界也现出来了，所以这叫现相。

前边这个业相，和转相，和现相，这叫三细相。为什么叫三细相呢？因为它非常的微细，不容易觉察到，所以叫三细。“一念不觉生三细。”在《楞严经》上讲过这三细相，也讲过这个六粗相。可是，我现在不知道有人记得这个六粗相不记得。如果记得呢，就提出来讲一讲。这个讲《楞严经》，把这个六粗的相讲一讲。你们谁讲《楞严经》呢？你不记得？那你怎么样讲法？

弟子：没有方法。

上人：啊？

弟子：没有方法。

上人：你说什么？你记得吗？拿出来讲一讲，六粗相、三细相。唉！那都不记得怎么办？说什么，说一说。

弟子：一个是智，智慧的智。一个是相续，最后一个我不记得，是bundle of suffering，是因为系业受苦，这个苦 body bundle，三个业。

上人：先用中文说，然后再用英文讲，把那意思要讲出来，好像这个三细这个意思。

弟子：师父！在《起信论》讲的三细相的那个名字不同。

上人：什么？叫什么？

弟子：第一个是业相。

上人：啊！

弟子：第二就是他就是能见相。

上人：嗯！

弟子：第三个是境界相。

上人：嗯？

上人：第三个是境界相。那么谁说的，这是？谁说的，这是？

弟子：在《大乘起信论》。

上人：是谁说的？是注解，是那个正文呢？

弟子：我想是正文。

上人：嗯。

弟子：这个三细相是说无明，根本无明。六粗是讲尘沙无明。这个六粗是从这个三细生出来的，所以第一个是这个业相，是总相。以后有一个能见，和一个所见，然后有一个能见。这个能见；能见，因为他有一种……知，这个知，不是真正智慧，就是世间的小小的聪明。这个知道是久而久之，是相续不断，这是一个相续相。

好像一个人先知道有过去、现在、未来一念的相续。以后这个人想了，生出一种知觉；知觉他所知道的，这是或者是好。如果是对他好，他熟习就爱惜；对他不好，他生出一种讨厌的心，所以有这种不知道。知道以后，有这种的思想，想要给他一个名字，就是，是什么？是我应该着这个东西，要不爱，这个东西是好，怎么样要执着什么。

所以在世间上，不但……有那个东西，每一个东西有它自己的名字。本来这个东西是假的，又起给它个名字就是头上安头；一种执迷，就是这个名字，起给它的名字。所以这个世间你本来的清净无染的佛性是好像……，有一个人，再有这个世间，所以这个愿做什么是他造业。或者他做好事就……，或者他做坏事就受苦。无论他做什么就一定会受业，所以这是第五个。

第六个是业苦相，是虽然他生在世间有受苦，或者是享福，都是一样是苦，因为是不究竟。享福是消福，受苦是了苦。所谓样样都是苦，你造什么业，你就要受苦。

上人：有人对她讲这个六粗相，有什么意见？她讲得对不对？要不对呢，现在就提出来研究；要对呢，那么你们就各位要再往深了研究。那么这个研究佛教，必须要把它真正了解了，真正明白了；不是像那个风，从耳边哪刮过去就不管了。我们研究一切的佛法必须要深深地了解，然后这才算明白佛法了。不能说似是而非，囫囵吞个枣，那么食而不知其味的，就过去了。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来研究。

果修！她讲这个对不对，六粗相？我记得，讲得差不多。（果修：嗯，差不多。）啊！你也觉得差不多啊？（果修：讲得差不多。）好！你也研究研究，能今天晚间你把它讲一讲；不是讲笑话，这是大家要懂才算的。听了这么多经典，三细相、六粗相都分别不清楚，那研究一个什么佛法？

你记不住，太多了，你就记得起惑就造业，造业就受报。起惑就是生出迷惑来。怎么样生出的迷惑？本来我们人和佛是一样的，是觉而不迷的。可是就因为这一念的无明妄动，就生出迷惑来了；生出迷惑就造种种的业；造种种的业就受种种的报；受种种的报，其中就有苦报、乐报、不苦不乐的报，这种种不同的报。我们要能一念回光觉，在这个不觉的上又生个始觉；始觉，这个就觉的一个开始。这觉的开始就是返本还原了。

我们好像到外边去，漂流各国，离乡背井，把自己的本有家乡失去了。那么有一天想起来，要回家了：这叫一个始觉。那么要回家，就向家里走；走到家里了，这又回到这个本觉上了。所以在这个《大乘起信论》前边那个

论文上，有这个本觉和始觉，和不觉，也就是这个道理。

我对你们所讲的这个佛法，无论哪一个地方，你们不明白或者没有了解，随时都可以提出来讨论的。我随时都准备答覆你们这些个问题。在过去，讲经的法师，他不准人来讨论，不准人来问这个问题，就是他讲；你明白也算了，不明白也算了。

我们现在，在西方这个佛教一个开始的时候，必须要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不要学得似是而非的。你学得似是而非，现在就似是而非，将来传下去更似是而非了。那么在这一个基础，没有正式建立起来，我们一定要从这个基础上，开始就把它做好了它。这是我对你们各位来讨论佛法的一个期待。

* * *

在今天还有一个消息，告诉各位。就是金山寺这两位比丘三步一拜，已经拜有多一半了，这个功德已经有多一半了。有的人就说，他们两个人是学中国虚老三步一拜。不错，虚老也是三步一拜。可是，他因为生来没有见着他母亲，他为的报母亲，报父母恩，三步一拜，拜这个文殊师利菩萨；现在我们这三步一拜的，不是为的报父母恩，不是为的拜一个菩萨。那么他们是为的什么呢？他们是为的祈祷世界和平三步一拜。这可以说是超过虚老这种愿力。

虚老他为拜报答父母恩，和拜文殊师利菩萨。这可以说是私人的事，是自己个人的事，不是为一切众生。我们金山寺这三步一拜的这两位比丘，他是为的祈祷世界和平，为众生来祈祷平安幸福。这可以说是为公的，这可以说是为人的，不是为自己的。这比较虚老这种愿力，又超过不止百千万倍。这一点，你们各位应该注意的。你怎么就知道，这个世界要不是有这两位比丘这么样去祈祷和平，或者战争早就爆发了，末日或者就快到来了。那么因为他们祈祷和平，这在默默中，十方诸佛来放光加被我们这个世界上平安，所以这和虚老又有多少不同的。

法界佛教总会 . DRBA / BTTS / DRBU